

8° P. or. 533/19

W

第七十八回

宋御史送一百本曆日來亦平平一事不知其作
如椽之筆寫之也蓋言一百回文字至下一回將寫
其與緊示人處也財色二字至下一回討結果也况
一百本曆日言百年有限人且斷送于酒色財氣之
內也故用宋喬年送來又瓶兒一百日後是西門死
期言瓶之罄矣不能苟延也
篇內窓梅表月簷雪添風蓋一總後文春梅月娘雪
娥等事也豈泛泛寫景

又我棄五兒一段點明花殘葉落之故也

再戰林太太却先寫葉五兒言敗葉薛林春光去矣
而林太太之再戰其報金蓮出身之處已可爲盡情
故用自此一段後歇手寫西門死也

如意兒莖露獨嗜蓋于金蓮文中又找足瓶兒也如
意見夫家姓熊娘家庭章夫熊有胆者也蓋如意兒
乃瓶中一胆故名如意而姓章猶言瓶胆一張又胆
瓶春水浸梅花故莖露獨嗜也夫瓶已失矣止存其
胆因胆而想其瓶是結此瓶一段公案

至東京來兩寫宿雪威房中總言雪後梅花發而蓮
花老總是金蓮文筆

伯爵妻姓杜希大妻姓劉杜者肚也劉者留也可想
偶及之附誌于此。蓋白嚼人肚攜帶想留客也。

熊旺妙熊之所旺者胆也。

雲月結親是晦暗景象。是空濛景象。與上文雪月空
林是冷清景象。是凋零景象。

寫玳安與賁四嫂通。是言玳安兒爲月娘葉落歸根
伏西門小員外之線。又蝶藏葉下已無花也。

此處寫金蓮之不孝。又我磨鏡一回。總是作者爲世
之爲人子者。痛哭流涕。告說人老待子而生活。斷不
可。我儘快樂。置吾年老之親于不問也。恐人不依。是

用借潘姥七數段。告如意兒等言。爲人之有親者。刺骨言之。苟有人心。誰能不眼淚盈。把我亦不能逐節細批。蓋讀此等文。不知何故。双眼惟有淚出。不能再看文字矣。讀過一遍。一月兩月。心中忽不樂。不能釋然。至于寫金蓮之一味。要說人。便不顧其母于春梅口中映出之。以及後文令其母回去。總是寫其與月娘不復合。以至出門到武二家也。

夢簪折而瓶兒死。夢衣破而西門死。遙相映。

玉簫送簪物與來。可女人特結蕙蓮之案。却是結玉

簫之事。蓋簫至黃鵬。聲咽亦再不能作一曲。斷續之

調也

忽又寫一藍氏也是太監姪兒之妻也有錢儼然又
一瓶兒蓋花籃亦可載花一瓶亦可載花而無如籃
在何家何者河也竹籃打水到底成空總是一番虛
景

金蓮惡之尤者也看他止寫其不孝晉淨善之尤者
也看他止寫其化衆人以孝故作者是孝並不特言
而人誰能不孝以行他善哉

此回特提筆寫一重和元年正月初一爲上下一
部大手眼故極力描寫諸色人等一番也

王三官娘子與藍氏同一影子中人乃黃氏寫在藍氏前今反是藍氏來而黃氏不一出見此是作者異樣躲滑處蓋黃氏與藍氏一齊都來不能一齊寔寫使一齊寔寫皆云二十分齊整匪特文字礙手卽看者亦如神桌前成對花瓶味如嚼蠟矣看他止用二十分精采寫藍氏便使一杳然不出之三官娘子真如海外三山令人神往真是寫一是二又有一手双寫之妙

林太太鴛幃再戰

如意兒莖露獨嘗

詞曰

鳳髻金泥帶龍紋玉掌梳去來窓下笑來扶愛道
畫眉深淺入時無幾弄筆偎人久描花試手初等閒
含笑問狂夫笑問歡情不減舊時麼

話說西門慶陪大舅飲酒至晚回家到次日荆都監早辰
騎馬來拜謝說道昨日見旨意下來下官不勝欣喜足見
老翁愛厚費心之至實爲啣結難忘說畢茶湯兩換荆都
監起身因問雲大人到几時請俺們吃酒西門慶道近節

這兩日也是請不成直到正月間罷了送至大門上馬而
去西門慶宰了一口鮮猪兩罈浙江酒一疋大紅絨金豸
員領一疋黑青絳花綜絲員領一百果餠金餅謝宋御史
就差春鴻拏帖兒送到察院去門吏人報進去宋御史喚
至後所火房內賞茶吃等寫了回帖又賞了春鴻三錢銀
子來見西門慶拆開觀看上寫着

兩次造擾華府悚愧殊甚今又辱承厚貺何以克當外
令親荆子事已具本矣想已知悉連日渴仰丰標容當
面悉使旋謹謝

侍生宋喬年拜

大錦衣西門先生大人門下

宋御史隨卽差人送了一百本曆日。又是一百本總言來日雖多無益于事也

四萬紙一口猪來回礼一日上司行下文書來令吳大舅

本衛到在管事西門慶拜去就與吳大舅三十兩銀子四

疋京段交他上下使用到二十四日封了印來家又備羊

酒花紅軸文邀請親朋等吳大舅從衛中上任回來迎接

到家擺大酒席與他作賀又是何千戶東京家眷到了西

門慶寫月娘名字送茶過去到二十六日玉皇廟吳道官

十二个道衆在家與李瓶兒念百日經整做法事。百日矣自瓶兒

死至此俱細。亡大吹大打各親朋都來送茶請吃齋供至

第一奇書

七十八回

五

晚方散俱不在言表。至廿七日西門慶打發各家送禮。應
伯爵謝希大常時節傳夥計廿夥計韓道國賁第傳崔本
每家半口猪半腔羊一罈酒一包米一兩銀子院中李桂
姐吳銀兒鄭愛月兒每人一套衣服三兩銀子吳月娘又
與菴裡薛姑子打齋令來安兒送香油米麵銀錢去不在
言表。看七到年除之日。隱梅表月簷雪滾風。看者試問其
八字豈寫景
乎蓋道忌
後文也竹爆千門萬戶家。七帖春勝處。七掛桃符。

慶燒了紙。又到于李瓶兒房。灵前祭奠。祭畢置酒于後堂。
合家大小歡樂。手下家人小廝并丫頭媳婦都來磕頭。西
門慶與吳月娘俱有手帕汗巾銀錢賞賜。到次日重和元。

年正月元旦地重明。和復震也。西門慶早起冠冕穿

大紅。天地上燒了紙。吃了點心。騎馬就拜巡按賀節去了。

月娘與眾婦人早起來。施朱傅粉。插花插翠。錦裙綉襖。羅

襪弓鞋。粧點妖嬈。打扮可喜。極力一描。為死期引也。都來月娘房裡

行禮。那平安兒與該日節級在門首接拜帖。上門簪荅。應

往來官長士夫。玳安與王經。穿着新衣裳。新靴新帽。在門

首踢毬子。放炮煒磕瓜子兒。通眾夥計主管伺候見節者。

不計其數。都是陳敬濟一人管待。因為孝哥一哭。約晌午西門慶

往府縣拜了人回來。剛下馬。招宣府王三官兒衣巾着來

拜到所上。拜了西門慶四双八拜。假子拜節。又為孝哥一哭。然後請吳

月娘見西門慶請到後邊與月娘見了出來前所留坐經

拏起酒來吃了一盞只見何千戶來拜西門慶就教陳敬

濟管待陪王三官兒

真女婿
陪假兒

他便往捲棚內陪何千戶坐

去了王三官吃了一回告辭起身陳敬濟送出大門上馬

而去落後又是荆都監雲指揮喬大戶皆絡繹而至西門

慶待了一日人已酒帶半酣至晚打發人去了回到上房

歇了一夜到次早又出去賀節至晚歸來家中已有韓姨

夫應伯爵謝希大常時節花子孫來拜陳敬濟陪在所上

坐的西門慶到了見畢礼從新擺上酒來飲酒韓姨夫與

花子孫隔門先去了剩下伯爵希大常時節坐个定光油

見不去又撞見吳二舅來了見了和又往後邊拜見月娘
 出來一處坐的直吃到掌灯已後方散西門慶已吃的略
 酩大醉送出伯爵走到門首衆人去了西門慶見玳安在
 旁貼立捏了一把手玳安就知其意說道他屋裡沒人這
 西門慶就撞入他房內老婆早已在門裡迎接進去兩個
 也無閑話走到裡間脫衣解帶就幹起來原來老婆好並
 着腿幹兩隻手攔着只教西門慶擥他心子那浪水熱上
 一陣流出來把床褥皆濕西門慶龜頭蘸了藥攪進去兩
 手扳着腰只顧揉搓塵柄盡入至根不容毫髮此白綾婦帶何如婦
 人瞪目瞪目者叫口中只叫親爺只叫言叫不那西門慶
 第一奇書 七十八回 七

問他你小名叫甚麼說與我老婆道奴娘家姓葉

然則緣肥紅瘦

也排行五姐西門慶口中喃喃上吶上就叫葉五兒不絕那

老婆原來妳子出身

又是如意同類

與賁四私通被拐出來

私通二字

雙開各意

占爲妻子今年三十二歲甚麼事兒不知道口裡如

流水連叫親爺不絕情濃一泄如注西門慶扯出塵柄要

抹婦人攔住休抹等淫婦下去替你吮淨了罷

又進金蓮一層西

門慶滿心欢喜婦人真个蹲下身子双手捧定那話吮

的乾上淨上總繫上褲子

又勝吃渴

因問西門慶他怎的去恁

些時不來西門慶道我這里也盼他哩只怕京中你夏老

爹留住他使又與了老婆二三兩銀子盤纏因說我待與

你一套衣服，賣四知道不好意思，不如與你些銀子，與你自家治買罷。開門送出來，玳安又早在鋪子里，施門等候。西門慶便往後邊去了。看官所說自古上梁不正則下梁歪，原來賁四老婆先與玳安有姦，這玳安剛打發西門慶進去了，因傳夥計又沒在鋪子里上宿，他與平安兒打了兩大壺酒，就在老婆屋裏，吃到有二更時分，平安在鋪子里歇了，他就和老婆在屋裏睡了一宿，有這等的事。蝶

有少宿矣詩云雨後全無葉底花蜂蝶紛紛過牆去也

正是

滿眼風流滿眼迷

殘花可事濫如泥

拾琴暫息高陵操

惹得山禽遶樹啼

却說賁四老婆晚夕同玳安睡了因對他說我一時依了
爹只怕隔壁韓嫂兒傳話的後邊知道也似韓夥計娘子
一時被你娘們說上几句羞人答己的怎好相見玳安道
如今家中除了俺大娘和五娘不言語別的不打緊俺大
娘倒也罷了只是五娘快出尖兒你依我節間買些甚麼
兒進去孝順俺大娘別的不希罕他平昔好吃蒸酥你買
一錢銀子菓餠蒸酥一盒好大壯瓜子送進去這初九日
是俺五娘生日你再送些禮去梯已再送一盒瓜子與俺
五娘管情就掩住許多口嘴

是蝶使作用

這賁四老婆真个依

着玳安之言第二日赴西門慶不在家玳安就替他買了

盒子裡進月娘房中月娘便道是那裡的玳安道是賣四
嫂送與娘吃的月娘道他男子漢又不在家那討個錢來
又交他費心連忙收了又回出一盒饅頭一盒菓子說上
覆他多謝了金蓮處
虛寫那日西門慶拜人回家早又玉皇廟
吳道官來拜在廝上留坐吃酒剛打發吳道官去了西門
慶脫了衣服使玳安你騎了馬問声文嫂兒去俺爹今日
要來拜上太太看他怎的說玳安道爹不消去頭里文嫂
兒騎着馱子打門首過去了他說明日初四王三官兒起
身往東京與六黃公公磕頭去了三去而六來陽氣尽矣
故西門死也又六爲老
陰上極變陽猶小人
敗而君子將進也太太說交爹初六日過去見節他那

里伺候西門慶便道他真個這等說來玳安道莫不小的敢說謊這西門慶就入後邊去了剛到上房坐下忽來安兒來報大舅來了只見吳大舅冠冕着束着金帶進入後堂先拜西門慶說道我吳鎧多蒙姐夫抬舉看顧又破費姐夫多謝厚禮日昨姐夫下降我又不在家失迎今日敬來與姐夫磕個頭兒恕我遲慢之罪說着磕下頭去西門慶慌忙頂頭相還說道大舅恭喜至親何必計較拜畢月娘出來與他哥磕頭慌的大舅忙還半禮說道姐上兩禮兒罷哥上嫂上不識好歹常來擾害你兩口兒你哥老了看顧看顧罷月娘道一時有不到處望哥就帶便了吳大

舅道姐七沒的說累你兩口兒還少哩拜畢西門慶留吳大舅坐說道這咱晚了料大舅也不拜人了寬了衣裳咱房裡坐罷不想孟玉樓與潘金蓮兩個都在屋裡情事宛然見喚吳大舅進來連忙走出來與大舅磕頭磕了頭逕往各人房裡去了西門慶讓大舅房內坐的騎火盆安放桌兒情景宛然擺上菜兒來小玉七簫都來與大舅磕頭月娘用小金鑲鍾兒斟酒遞與大舅西門慶主位相陪吳大舅讓道姐七你也來坐的月娘道我就來又往裡間房內拿出數樣配酒的菓菜來飲酒之間此處將大舅極力一親密下文方可用他主持諸事不嫌唐突西門慶便問大舅的公事都停當了吳大舅道家姐

夫抬舉衛中任便到了上京人事倒也都周給的七八只
有屯所裡未曾去到到任明日是个好日期衛中開了印
來家整理些盒子須得抬到屯所裡到任行牌拘將那屯
頭來叅見分付分付前官丁大人壞了事情已被巡撫侯
爺叅劾去了如今我接管承行須要振刷在冊花戶警勵
屯頭務要把這舊營新增開報明白到明日秋糧夏稅絕
好下屯徵收西門慶道通共約有多少屯田吳大舅道太
祖舊例爲養兵省轉輸之勞總立下這屯田

祖宗立法如此深心乃爲

地干古痛恨

那時只是上納秋糧後吃宰相王安石立青

苗法增上這夏稅

民命又爲若輩試手干古痛恨

面今這濟州管內除了

拋荒曠場港隘通共二萬七千頃屯地每頃秋稅夏稅只徵收一兩八錢不上五百兩銀子到年終總領銷了往東平府交納轉行招商以備軍糧馬用西門慶又問還有羨餘之利吳大舅道雖故還有些拋零人戶不在册者鄉民頑滑若十分徵緊了等秤斛斗重恐声口致起公論西門慶道若是多寡有些見也罷難道說全徵吳大舅道不瞞姐夫說若會管此屯見一年也有百十兩銀子到年終人戶們還有些鷄鶩豚酒相送那个是各人取覓不在數內的只是多賴姐夫力量扶持一語我轉西門慶道得勾你老人家攬給也盡我一點之心說了同月娘也走來旁边

倍坐三人飲酒到掌灯已後吳大舅纔起身去了西門慶

就在金蓮房中歇了一夜到次日早往衙門中開印陞所

盡卯發放公事先是雲理守家發帖兒初五日請西門慶

并合衛官員吃慶官酒

一路匆匆總爲
結煞人寫婦路

次日何千戶娘子

藍氏下帖兒初六日請月娘姊妹相會且說那日西門慶

同應伯爵吳大舅三人起身到雲理守家原來旁边又典

了人家一所房子三間客位內擺酒叫了一起吹打鼓樂

迎接都有桌面吃至晚夕來家已不到次日

寫心事
如圖

月娘

往何千戶家吃酒去了西門慶打選衣帽齊整騎馬帶跟

紗靴安琴童跟隨午後時分逕來王招宣府中拜節王三

官兒不在送進帳兒去交嫂兒又早在那里接了帳兒

和報與林太太說出來請老爹後邊坐轉過太所到子後

邊掀起明簾只見裏邊穩穩匝地簾幙垂紅作者有何憤恨而使其舊

家格地也少頃林氏穿着大紅通袖袍兒珠翠盈頭與西門慶

見畢祇教留坐符茶分付大官把馬牽了後槽喂着茶罷

讓西門慶寬衣房內坐說道小兒從初四日往東京與他

叔岳父六黃太尉磕頭去了只過了元宵纔來西門慶一

回喚玳安脫去上蓋裡邊穿着白綾襖子天青飛魚襲衣

十分綽耀生平得意之衣婦人房裏安放桌席須臾了鬟拿酒菜

上來杯盤羅列肴饌堆盈酒泛金波茶烹玉蕊婦人玉手

傳杯秋波送意猜枚擲骰笑語烘春話良久意洽清濃不

多時日邪心蕩看七日落黃昏又早高燒銀燭玳安琴童

自有文嫂兒管待細三官見娘子另是一所屋裡居住細

自有了鬟養娘伏侍等閑不過這邊來婦人又倒扣角門

此處仍按角門何等深細僮僕誰敢擅入酒酣之際兩個共入裡間房

內房裡間掀開綉帳先掀闔上窓戶後開輕剔銀釭再剔

掩朱戶方掩門四句情事妙絕看他入裡間房內已情不

又下床則見怨猶未開順手開窓去剔殘灯乃又想起床

曾開門于是開門洗牝忽上床而男子則先已解衣上

床也一時男子則解衣就寢婦人即洗牝上床枕設

被翻紅浪原來西門慶帶了淫器包兒來安心要麝戰這

婆娑早把梵僧藥用酒吃在腹中那話上使着双托子
 被窩中架起婦人兩股縱塵柄入牝中舉腰展力一陣
 騰鼓搗連声响亮是有心施整者婦人在下沒口叫連七如流水
 沒口二字從在下二字出在下沒口四字又在一陣連聲
 中出而連聲又在一陣中出一陣又在牽腰展力中出也
 正是招海旌幢秋色裏擊天鼙鼓月明中但見

迷魂陣擺攝魂旗開迷魂陣上閃出一員酒金剛色魔
 王能爭貫戰攝魂旗下一個粉骷髏花狐狸百媚千
 嬌這陣上撲蓼七鼓震春雷那陣上開挨七麝蘭數鬣
 這陣上復溶七被翻紅浪精神健那陣上刷刺七帳控
 銀鉤情意牽這一個惡展七二十四解任徘徊那一個

忽刺七一十八滾難捋北關良久汗浸七釵橫髮亂戰
多時喘吁七枕側衾歪頃刻間腫眉腫眼霎時下肉綻
皮開一路用戰爭語極力一醜招宜又非如王六兒賊中殺語也
正是几番鏖戰餐
淫婦不是今番這一遭

當下西門慶就在這婆娘心口與陰戶燒了兩炷香許下
明日家中擺酒使人請他同三官兒娘子去看灯耍子意
三官這婦人一段身心已被他拴縛定了于是滿口應承
都去西門慶滿心欢喜起來與他留連痛飲至二更時分
把馬從後門牽出作別回家正是

盡日恩君倚回廊

相逢不捨又頻留

如歸莫謂桃花老

恨把輕紅逐水流

西門慶到家有平安攔門稟說今日有薛公公家差人送

請帖兒

接手見雪林空可想

請爹早往門外皇庄看春又是雲二叔

家送了五个帖兒請五位娘吃節酒西門慶听了進入月

娘房來只見孟玉樓潘金蓮都在房內坐的月娘從何千

戶家赴了席來家正坐着說話見西門慶進來連忙道了

萬福因問你今日往那裡這咱纔來西門慶沒得說只說

我在應二哥家留坐月娘便說起今日何千戶家酒席上

事原來何千戶娘子年还小哩今年纔十八歲生的灯上

人兒也似一表人物好嫵致知个博古見我去恰似會了

几遍好不喜洽嫁了何太人二年光景

又一房裡到使者

四个丫頭兩個養娘兩房家人媳婦西門慶道他是內府

生活所監太監姪女兒嫁與他陪了好少錢兒

又一月娘

道明日雲縣計家又請俺每吃節酒送了五个帖兒來端

的去不去西門慶說他既請你每都去走走罷月娘道留

雪姐在家罷

又是

只怕大節下一時有个人客闖將來他

每沒處搗撓西門慶道也罷留雪姐在家裡你每四个去

罷明日薛太監請我看春我也懶待去這兩日春氣發也

絕

怎的只害這腰腿疼月娘道你腰腿疼只怕是痰火問在

医官討兩服藥吃不是只顧挨着怎的西門慶道不妨事

由他一發過了這兩日吃心淨些。因和月娘計較到明日
 灯節咱少不得置席酒兒請上何大人娘子連周守備娘
 子荆南岡娘子張親家母雲二哥娘子連王三官兒母親
 和大姑子崔親家母這幾位都會上。也只在十二三掛起
 灯來。還叫王皇親家那起小廝扮戲耍一日。去年還有賁
 四在家扎几架烟火放。今年他東京去了。只顧不見來。却
 叫誰人看着。桂那金蓮在旁插口道。賁四去了。他娘子兒
 扎也是一般。尖極不知如何出口便是一字不差口氣的是金蓮也這西門慶就聽
 了金蓮道。這小淫婦兒三句話就說下道兒去了。那月
 娘玉樓也不採顧就罷了。因說道。那王三官兒娘咱每與

他沒會過人生面不熟怎麼好請他只怕他也不肯來西
門慶道他既認我做親咱送个帖兒與他來不來隨他就
是了月娘又道我明日不往雲家去罷懷着个臨月身子
只管往人家撞來撞去的交人家唇齒玉樓道怕怎的你
身子懷的又不顯怕还不是這個月的孩子不妨事大節
下自恁散心去走走兒纔好又點說畢西門慶吃了茶就
往後邊孫雪娥房裡去了那潘金蓮見他往雪娥房中去
叫了大姐也就往前邊去了西門慶到了雪娥房中交他
打搥捏身上捏了半夜宿晚景題過又一到雪中去失
瓶死再去而西門慶只見應伯爵走來對西門慶

說昨日雲二嫂送了个帖兒今日請房下陪衆姨子坐家
中舊時有几件衣服兒都倒塌了大正月不穿件好衣服
惹的人家笑話敢來上裏姨子有上蓋衣服借約兩套現
頭面簪環借約几件兒交他穿戴了去西門慶令王經你
裡邊對你大娘說去伯爵道應實在外邊拏着毡包并盒
兒裡哥儿累你拿進去就包出來罷那王經接毡包進去
良久抱出來交與應實說道裡面兩套上色段子織金衣
服大小五件頭面一双環兒應實拿的去了西門慶陪伯
爵吃茶說道今日薛內相又請我門外看春怎麼得工夫
去吳親家廟裏又送帖兒初九日年例打醮也是去不成

叫小婿去罷了。這兩日不知酒多了也怎的。只害腰疼。懶待動。且伯爵道。哥你还是酒之過。濕痰流注在這下部也。還該忌忌。西門慶道。這節間到人家誰肯輕放了你。怎麼忌的。生正說着。只見玳安捧進盒兒來。說道。何老爹家差人送請帖兒來。初九日請吃節酒。西門慶道。早是你看着人家來請。你怎不去。于是看盒兒內放着三個請帖兒。一個双紅盒兒。寫着大寅丈四泉翁老先生大人。一個寫大都閫吳老先生大人。一個寫着大鄉望應老先生大人。俱是侍教生何永壽頓首拜。玳安說他說不認的。叫咱這裏轉送。七兒去。伯爵一見便說。這個却怎樣兒的。我還沒送。

礼兒去與他怎好去西門慶道我這里替你封上分礼
兒你差應寶早送去就是了一面令王經你封二錢銀子
一方手帕寫你應二爹名字與你應二爹因說你把這請
帖兒袖了去省的我又叫人送只把吳大舅的差來安兒
送去了須臾王經封了帕礼遞與伯爵伯爵打恭說道又
多謝哥我後日早來會你自一同起身說畢作辞去了午
間吳月娘等打扮停當一頂大轎三頂小轎後面又帶着
來爵媳婦兒惠元必用惠元言元宵陰晦月被雲遮也收疊衣服一頂小轎
兒四名排軍喝道琴童春鴻棋童來安四個跟隨往雲指
揮家來吃酒正是

翠眉雲鬢画中人

嫵娜宮腰迴出塵

天上嫦娥元有種

嬌羞釀出十分春

不說月娘衆人吃酒去了且說西門慶分付大門上平安
兒隨問甚麼人只說我不在有帖兒接了就是了那平安
經過一遭那里再敢離了左右只在門首坐的但有人客
來望只回不在家西門慶因害腿疼猛然想起在醫官處

他延壽丹

此時求
壽遲矣

用人乳吃于是來到李瓶兒房中

意兒擠乳那如意兒節間打扮着連忙擠乳打發吃了
西門慶就圍爐坐的叫迎春拈菜兒篩酒來吃迎春打發
了就走過隔壁和春梅下棋了要茶要水自有如意

打發西門慶見了鬟不在屋裡就在炕上斜靠著。子露出那話來叫他用口吮咂一面斟酒自飲因吟道章四兒我的兒你用心替達達咂我到明日尋出伴好粧花段子比甲兒來你正月十二日穿老婆道看爹可伶兒咂弄勾一頓飯時西門慶道我兒我心裡要在你身上燒炷香兒老婆道隨爹揀着燒西門慶令他關上房門把裙褲脫了仰臥在炕上西門慶袖內還有燒林氏剩下的三個燒酒浸的香馬兒撒去他抹胸兒一個坐在他心口內一個坐在他小肚子底下一個安在他腿蓋子上用安息香一齊點着那話下邊便插進牝中低着頭看着拽只顧沒

稜露腦往來送進不已又取過鏡臺來傍邊照看愈出愈

空與那香燒到肉根前婦人蹙眉齧齒忍其疼痛口里勾色已

頭声柔語哼成一塊一塊者言兩樣哼法合成一塊也沒口子叫達七爹

爹罷了我了好難忍也西門慶便叫道章四兒淫婦你是

誰的老婆婦人道我是爹的老婆西門慶教與他你說是

熊旺的老婆今日屬了我的親達七了特為後文諸妾屬人一照那婦

人回應道淫婦原是熊旺的老婆今日屬了我的親達七

了西門慶又問道我會合不會婦人道達七會合秘兩

淫聲艷語無般言語不說出來西門慶那話粗大撐的婦

人牝戶滿七往來出人帶的花心紅如鸚鵡舌黑似蝙蝠

19
翅翻翼可愛故也西門慶于是把他兩股扳抱在懷內那

体交匝兩相迎湊筆力兼至那話盡沒至恨不容毫髮婦人瞪

目失声淫水流下西門慶情濃樂極精逸如湧泉正是

不知已透春消息但覺形骸骨節鎔

西門慶燒了老婆身上三處香開門尋了一件玄色段子

絳花被甲兒與他至晚月娘衆人來家對西門慶說原來

雲二嫂也懷着个大身子俺兩個今日酒席上都遞了酒

說過到明日兩家若分娩了若是一男一女兩家結親做

親家若都是男子同堂攻書若是女兒拜做姐妹一處做

針指來往親戚耍了應二嫂做保証可笑月娘顛西門慶

听的笑了言休饒舌到第二日却是潘金蓮上壽

玉樓生日接一

金蓮生日作者應恨與奸邪共生也

西門慶早起往衙門中去了分付小廝

每抬出灯來收拾揩抹乾淨各處張掛叫來興買鮮菓

小優晚夕上壽潘金蓮早辰打扮出來花粧粉抹翠袖朱

唇走來大所上看見玳安與琴童站在高檯上掛灯因笑

嘻七說道我道是誰在這里原來是你每掛灯哩琴童道

今日是五娘上壽爹分付叫俺每掛了灯明日娘生日好

擺酒晚夕小的每與娘磕頭娘已定賞俺每哩婦人道要

打便有要賞可沒有琴童道爺娘怎的沒打不說語行

動只把打放在頭里小的每是娘的兒女娘看顧看顧

便好如何只說打起來婦人道賊囚別要說嘴你好生仔細掛那灯沒的例兒搭兒的拏不牢吊將下來前日年里爲霍本來說你爹大白日里不見了險了險赦了一頓打沒曾打這遭兒可打的成了琴童道娘只說破話小的命兒薄上的又說小的又是那琴童之續玳安道娘也會打听這個話兒娘怎得知有心語婦人道宮外有株松宮內有口鐘上的声兒樹的影兒我怎麼有個不知道的昨日可是你爹對你大娘說去年有賣四在家還扎了几架烟火放今年他不在家就沒人會扎吃我說了兩句他不在家左右有他老婆會扎教他扎不是玳安道娘說的甚麼話一個夥

計家那里有此事。婦人道：「甚麼話！檀木靴有此事，真個的。」
画一道兒，只怕合過界兒去了。琴童道：「娘也休听人說，只
怕賣四來家知道。」婦人道：「可不瞞那傻王入哩。」我只說那
王八也是明王八。照王怪不的他往東京去的放心，丟下
老婆在家料莫他也不肯把秘閣着。妙卿之所以如此者，想亦不肯閉着也。
賊囚根子們，別要說嘴，打夥兒替你爹做牽頭，勾引上了。
這兒你每好箇驢狗尾兒說的是，也不是，敢說我知道。噯，
道賊淫婦買礼來與我也罷了，又送蒸酥與他大娘，另外
又送一大盒瓜子兒與我，要買住我的嘴頭子，他是會養
漢兒。我就猜沒別人，就知道是玳安兒。這賊囚根了，替他

鋪謀定計、玳安道娘屈殺小的、小的平白管他這勾當、怎
 的、小的等閑也不往他屋裡去、娘出、少听韓回子老婆說
 話、他兩個爲孩子、好不褻亂、常言、女好不能勾、要反登時
 就房倒壓不殺人、舌頭倒壓殺人、一、听者有不听者、無論起
 來賣四娘子爲人、和氣在咱門首、仕着、家中大小沒曾惡
 識了、一个人誰人不在他屋裡、計、杀吃、莫不都養着、倒沒
 放處、虛心金蓮道、我見那水眼淫婦、矮着个靴子、像个半頭
 磚兒、也是的、把那水濟七眼擠着、七八拏杓兒、百、好个怪
 淫婦、他和那韓道國老婆、那長大、孫瓜淫婦、我不知怎的
 掐了眼兒、不付見他、點水正說着、只見小玉走來、說俺娘

請玉娘潘姥上來了要轎子錢哩金蓮道我在這里站着

他從多咱進去了琴童道姥上打夾道里進去的一來的

轎子該他六分銀子金蓮道我那得銀子來人家來怎不

帶轎子錢兒走一面走到後邊見了他娘只顧不與他轎

子錢只說沒有金蓮當家故也月娘道你與姥上一錢銀子寫帳

就是了金蓮道我是不惹他上的銀子都有數兒只教我

買東西沒教我打發轎子錢坐了一回大眼看小眼外邊

抬轎的催着要去玉樓見不是事向袖中拿出一錢銀子

來打發抬轎的去了寫不孝者總以玉樓反襯不一時大妗子二妗子

大師父來了月娘擺茶吃了潘姥上歸到前邊他女兒房

內來被金蓮儘力數落了一頓，說道：「你沒轎子錢，誰叫你
 來？恁出醜割劃的，叫人家小看。」潘姥姥道：「姐，你沒與我
 個錢兒？」老身那討個錢兒來？」哭盡天下父母心「好容易調辦了這
 分禮兒來？」哭盡天下父母心婦人道：「指望問我要錢，我那里討個
 錢兒與你？」上看七個窟窿，到有八個眼兒，等着在這里。今
 後你看有轎子錢，便來他家來，沒轎子錢，別要來。料他家
 也沒少你這個窮親戚。休要做打嘴的獻世包。閨王賣豆
 腐，人硬貨不硬，然則以其母爲貨也我又听不上人家那等秘聲，願
 氣。前日爲你去了，和人家大嚷大鬧的，你知道也怎的？」冤
旁說 駱羹匙兒面前光，却不知裡面受恓惶。几句說的潘姥

上鳴上咽上哭起來了。春梅道：「娘今日怎的？」只顧說起姥
上來了一面安撫老人家在里边炕上坐的，連忙點了盞
茶與他吃。潘姥上氣的在炕上睡了一覺。竟其藥武大之惡，不是過也。

只見後邊請吃飯，纔起來往後邊去了。西門慶從衙門中
來家，正在上房擺飯，忽有玳安擎進帖兒來說：「荆老爹陞
了東南統制來拜爹。」西門慶見帖兒上寫「新陞東南統制
兼督漕運總兵官荆忠頓首拜」。荆棘如此花事謝矣。慌的西門慶連

忙穿衣冠帶迎接出來，只見荆總制穿着大紅其蟒補服，
渾金帶進來，後面跟着許多僚掾。西門慶一面讓至大廳上，
叙禮畢，分賓主而坐。茶湯上來，荆總制說道：「前日陞官勅」

書繼到，還未上任，逕來拜謝老翁。西門慶道：「老總兵榮擢
恭喜，大才必有大用，自然之道。吾輩亦有光矣。容當拜賀。」
一面請寬尊服，少坐一飯。卽令左右放桌兒，荆統制再三
致謝道：「學生奉告老翁，一家尚未拜還，有許多薄冗容日
再來請教。」罷，便要起身。西門慶那里肯放，隨令左右上來
寬去衣服，登時打抹春臺，收拾酒菓上來。獸炭頻燒，綉簾
低放，金壺斟玉液，翠盞貯羊羔。繼斟上酒來，只見鄭春王
相兩個小優兒來到，扒在面前磕頭。西門慶道：「你兩個如
何？」這咱繼來問鄭春。那一個唱甚名字？鄭春道：「他喚王相。」
是王桂的兄弟。西門慶卽令擊樂器士來彈唱，須臾兩個

小優歌唱了一套霽景融和左右拿土兩盤攢盒點心暖飯兩瓶酒打發馬上人等荆統制道這等就不是了學生叨擾下人又蒙賜饌何以克當卽令土來盛頭西門慶道一二日房下還要潔誠請尊正老夫人賞灯一叙望乞下降在座者惟老夫人張親家夫人同僚何天泉夫人還有兩位舍親再無他人荆統制道若老夫人尊票到賤荆已定趲赴又問起周老總兵怎的不見陞轉荆統制道我聞得周菊軒也只在三月間有京榮之轉西門慶道這也罷了坐不多時荆統制告辞起身西門慶送出大門看着上馬喝道而去晚夕潘金蓮上壽後所小優彈唱遞了酒西

門慶便起身往金蓮房中去了。月娘陪著大妗子潘姥，
 女兒、郁大姐兩個姑子，在上房坐酌飲酒。潘金蓮便陪西
 門慶在他房內，從新又安排上酒來，與西門慶、梯已遞酒。
 盃頭落後潘姥上來了。金蓮打發他李瓶兒這邊歇臥，他
 便陪著西門慶自在飲酒。頑耍做一處。可殺如此，却說潘姥上
 到那邊屋里，如意迎春，讓他執炕上坐着。先是姥上看見
 明間內靈前供擺著許多獅仙五老定勝桌席，旁邊掛著
 他影，因向前道了個問訊，說道：「姐，好處生天去了。」一語
 老人進來，坐在炕上，向如意兒迎春道：「你娘勾了官人這
 等費心，追荐受這般大供養，勾了他是有福的。」一語結果
 其女也。

如意兒道前日娘的百日請燒化怎的不來門外花大姑
子和大姑子都在這里來寸二小道士念經好不大吹大
打揚旛道場水火煉度晚上經去了滿姑七道幫年逼節
丟着个孩子在家我來家中没人所以就不曾來今日你
楊姑娘怎的不見如意兒道姑七還不知道楊姑娘老病
死了從年裡俺娘念經就沒來俺娘們都往北邊與他上
祭去來滿姑七道可傷他大如我傷心老傷心我還不曉的他
老人家沒了噴道今日怎的不見他說了一回如意兒道
姑七有鍾甜酒兒你老人家用些兒一面叫迎春姐你放
小桌兒在炕上篩甜酒與姑七吃盃不一時取到飲酒之

間婆子又題起李瓶兒來你娘奸人有仁義的姐也

賜兒

反襯其女

我但來這裏沒曾把我老娘當外人看承

反襯不堪

一到就是熱茶熱水與我吃還只恨我不吃夜間和我坐

着說話兒我臨家去好反包些甚麼兒與我拏了去再不

曾空了我

哭尽父母之心

不瞞你姐上每說我身上穿的這披襖

兒还是你娘與我的

傷心語

正經我那冤家半分折針兒也

迸不出來與我

金蓮如此

我老身不打証語阿彌陀佛水米不

打牙他若肯與我一個錢兒我滴了眼睛在地

其母又如此說

你

娘與了我些甚麼兒他还說我小眼薄皮愛人家的東西

金蓮又如此

想今日爲驕子錢你大包家拏着銀子就替老身

出几分便怎的咬定牙兒只說沒有

金蓮又如此

倒教後边西

房裡姐儿拿出一錢銀子來打發抬轎的去了

反觀得歸又不堪

到屋裡还救落了我一頓到明日有轎子錢便叫我來沒

轎子錢休叫我上門走我這去了不來了

明說後文來到這里

沒的受他的氣隨他去有天下人心狠不似俺這短壽命

罵絕矣一

姐儿你每听着我說老身若死了他到明日不

盤酸意

却痛言作書之出

听人說還不知怎麼收成結果哩

後文如見想着你從七歲沒

了老子我怎的守你到如今從小兒交你做針指往余秀

才家上女學去替你怎麼纏手縛脚兒的

哭盡父母心你天生

就是這等聰明伶俐到得這步田地

二字妙除非天生可以無父母天下為父母者

他把

娘喝過來斷過去不看一眼兒

不知是淚是血天下有父母者能不看此一民乎

如意兒道原來五娘從小兒上學來嘆道無題起就合

識字深潘姥七道他七歲兒上女學上了三年字做也曾

寫過甚麼詩詞歌賦唱本上字不認的正說着只見打的

角門子响如意兒道是誰叫門使綉春你瞧七去那綉春

走來說是春梅姐七來了如意兒連忙扭了潘姥七一把

手一四就說道姥七悄七的春梅來了四潘姥七道老身知

道他與我那冤家一條腿兒其母亦如此則只見春梅進

來兒衆人陪着潘姥七吃酒說道我來瞧七姥七來了如

意見讓他就坐這春梅把裙子接起是春一屁股坐在炕上

迎春便挨着他坐，如意坐在右边炕頭上，潘姥姥坐在當中。因問你爹和你娘睡，了不曾？春梅道：「剛纔打發他兩個睡下了。」我來這邊瞧他，姓七有九樣菜兒，一盞兒酒取過來，和姥姥坐的。因央及綉春：「你那邊叫秋菊掇了來。」已是攢下了。綉春去了，不一時，秋菊用盃兒掇着菜兒，綉春提了一錫壺金華酒來。春梅分付秋菊：「你往房里看去，若叫我來，這裡對我說。」秋菊去了一面，擺酒在炕桌上，都是燒鴨、火腿、海味之類，堆滿春臺。綉春關上角門，走進在旁邊陪坐。于是篩上酒來。春梅先遞了一鍾與潘姥姥，然後遞如意兒，與迎春。秀春又將護衣碟兒內每樣揀出遞與

姓七衆人吃說道姓七這個都是整我。用些兒那婆子
 道我的姐七我老身吃因說道就是你娘從來也沒費恁
 個心兒。管待我管待兒。傷心語姐七你倒有惜狐愛老的心。
傷心語你到明日管情一步好一步。又是後文不比俺那冤家沒
 人心沒人義。凡遍爲他心齷齪。我也勸他七就枉的我失
 了色。傷心語却是後文今日早是姐七你看着我來你家討冷飯
 吃來了。你下老實那等狂我。春梅道姓七罷你老人家只
 知其一不知其二。俺娘是爭強不伏弱的性兒。比不的六
 娘銀錢自有。春梅亦至死不放癡兒他本等手里沒有你只說他不
 與你。別人不知道我知道。是卿知道想俺爹雖是有的銀子放

在屋里俺娘正眼兒也不看他的若遇着買花兒東西明
公正義問他要不要不恁瞞上藏上的教人看小了他怎麼張
着嘴兒說人爲此原來他本沒錢姥上怪他就虧了他了莫不
我護他也要个公道如竟兒道錯怪了五娘自古親兒骨
肉五娘有錢不孝順姥上再與誰常言道要打看娘面于
朶桃花一樹兒生入骨到明日你老人家黃金大櫃五錢
他也沒个貼皮貼肉的親戚就如死了俺娘樣兒婆子道
我有今年沒明年知道今日死明日死我也不怪他春梅
兒婆子吃了兩鐘酒韶刀上來便叫迎春二姐你拿骰盆
兒來咱每擲个骰兒搶紅要子兒罷敵不一時取了四十

個戲兒的戲盆來春梅先與如意兒擲了一回又與迎春擲都是賭大鐘子你一盞我一鐘須臾竹葉穿心桃花上臉把一錫瓶酒吃的罄淨迎春又拿上半罈麻姑酒來也都吃了約莫到二更時分那潘姥七老人家熬不的又早前靠後抑打起盹來方纔散了春梅便歸這邊來推了推角門闌着進入院內只見秋菊正在明間板壁縫兒內倚着春橙兒听他兩個在屋里行房怎的作聲喚口中呼呀甚麼正所在熱鬧又虛寫不防春晦走到跟前向他腮頰上儘力打了個耳刮子罵道賊少死的囚奴你平白在這里听甚麼打的秋菊睜睜的說道我這里打盹誰听甚麼

來你就打我不想房內姦人聽見便問春梅他和誰說話
春梅道沒有人我使他關門他不動于是替他撫過了秋
菊揉着眼闌上房門春梅走到炕上擗頭睡了正是

鶯鶯有意留殘景

杜宇無情戀晚暉

一宿晚景題過次日潘金蓮生日有傳夥計甘夥計賁四
娘子崔本媳婦段大姐吳舜臣媳婦鄭三姐吳二奶子都
在這里西門慶約會吳大舅應伯爵整衣冠尊瞻視寫騎
馬喝道往何千戶家赴席那日也有許多官客四個唱的
一起雜耍周守備同席飲酒至晚回家就在前边和如意
兒歇了到初十日發帖兒請衆官娘子吃酒月娘便向西

門裏說越着十二日看燈酒把門外的孟大姨和俺大姐
 也帶着請來坐坐省的叫他知道惱請人不請他西門慶
 道早是你說分付陳敬濟再寫兩個帖差琴童兒請去這
 潘金蓮在旁聽着多心寫盡小人走到屋里一面攬掇潘姥上
 就要起身月娘道姥上你慌去怎的再消住一日兒是前
 金蓮道姐姐入正月裏他家里丟着孩子沒人看叫他去
 罷慌的月娘安了兩個盒子點心茶食又與了他一錢贍
 子錢管待打發去了金蓮因對着李嬌兒說他明日請他
 有錢的大姨兒來看燈吃酒一個老行貨子觀眉觀眼的
 不打癸去了平白叫他在屋裏做甚麼待要說是客人沒

好衣服身待要說是燒火的媽媽子又不像倒沒的叫我

惹氣

然則姪女矣金蓮之女矣

西門慶使玳安送了兩個請書兒往

格宣府一個請林太太一個請王三官兒娘子黃氏又使

他院中早叫李桂兒吳銀兒鄭愛月兒洪四兒四個唱的

李銘吳惠鄭春一個小優兒不想那日賁四從東京來家

梳洗頭臉打選衣帽齊整來見西門慶磕頭遞上夏指揮

回書西門慶問道你如何這些時不來賁四具言在京感

冒打寒一節

夏去而寒生矣明甚妙甚

直到正月初二日纔收拾起身

回來夏老爹多上覆老爹多承看顧西門慶照舊還把鑰

匙教與他管紙線舖另打開一間叫吳二舅開舖子賣綢

續到明日松江貨船到都，倒不在獅子街，以內同來保發賣。

天下意料

事皆如此

且叫賣四叫花兒匠，在家潛定兩架烟火。

此烟火

烟火益尚有頃刻繁華

十二日要放典堂客看，只見應伯爵領了李

三見西門慶先道外日承携之事，坐下吃畢茶，方纔說起

李三哥今有一宗買賣與你說，你做不做？西門慶道甚麼

買賣？李三道：「今東京行下文書，天下十三省，每省要幾萬

兩銀子的古器。」

作者至此益欲直呼九原盡起古人而一哭之也。嗚呼西門行亦當作古人矣。筆力

俱從鎖鎖寫出

咱這東平府，坐派着二萬兩批文，在巡按處还未

下來。如今大街上，張二官府破二百兩銀子，幹這宗批要

做，又點二官所

看有一萬兩銀子，尋小人會了二叔敬

第一奇書

七十八回

三十

來對老爹說、老爹若做張二官府、拿出五千兩來、老爹拿出五千兩來、兩家合着做這宗買賣、左右沒人、這邊是二叔和小人與黃四哥、他那邊還有兩個夥計、二八分利錢、未知老爹意下何如、西門慶問道、是甚麼古器、李三道、老爹還不知、如今朝廷皇城內新蓋的艮嶽、改爲壽岳、上面起蓋許多亭臺殿閣、又建上清寶籙宮、會真堂、璇神殿、又是安妃娘娘梳粧閣、都用着這珍禽奇獸、周彝商鼎、漢篆秦爐、宣王石鼓、歷代銅鞮、仙人掌、承露盤、并希世古董玩器、擺設好、不大興工程、好少錢糧、西門慶聽了、說道、比是我與人家打夥而做、不如我自家做了罷、敢量我拏不出

道一二萬銀子來李三道得老爹全做又好了俺每就瞞

着他那邊了天下事何人可瞞易甚對我面左右這邊二

叔和俺每兩個再沒人伯爵道哥家里还添個人兒不添

西門慶道到跟前再添上賁四替你們走跳就是了是五

情西門慶又問道批文在那里李三道还在巡按上边沒

發下來哩西門慶道不打緊我差人寫封書封些禮問宋

松原討將來就是了李三道老爹若討去不可遲滯自古

兵貴神速先下米的先吃飯誠恐遲了行到府裏吃別人

家幹的去了西門慶笑道不怕他就行到府里我也还叫

宋松原拏回去意得就是胡府尹我也認的于是留李三伯

第一奇書 七十八回 三十一

爵同吃了飯約會我如今就寫書明日差小价去李三道

又一件宋老爹如今按院不在這里了從前日起身往兗

州府盤查去了西門慶道你明日就同小价往兗州府走

遭李三道不打緊等我去來同破五六日罷了西門死期如此迫促

老爹差那位官家等我會下有了書叫他往我那里歇候

明日同他好早起身西門慶道別人你宋老爹不認的他

常喜的是春鴻叫春鴻來爵見以屬自是主人爵兒又是時輩二人同類故同行不同道

故春鴻後獨敦義也兩個去罷于是叫他二人到面前會了李三晚

夕往他家宿歇伯爵道這等經好事業要早幹高才疾足者

先得之于是與李三吃畢飯即叫喚辭而去西

敬濟寫了書又封了十兩葉子黃金

在書內與春鴻來爵二人分付路上仔細若討了批文即

便早來若是行到府里問你來老爹討張票同府里要來

爵道爹不消分付小的曾在兗州答應過徐叅議小的知

道于是領了書札打在身邊迺往李三家去了不說十一

日十一來爵春鴻同李三早顧了長行頭口往兗州府去

了却說十二日西門慶家中請各皇客飲酒那日在家不

出門約下吳大舅應伯爵謝希大常時節四位晚夕來在

捲棚內賞燈飲酒

又是賞燈一部

繁華總屬虛景

王皇親家小廝從早辰

就挑了箱子來了等堂客到打銅鑼銅鼓迎接周守備娘

子有眼疾不得來

又是春梅守缺者

差人來回止是荆統制娘子

張團練娘子、雲指揮娘子并喬親家母、崔親家母、吳大姨、

孟大姨都先到了、只有何千戶娘子、王三官母親、林太太、

并王三官娘子不見到、西門慶使排軍玳安、琴童兒來回

催邀了兩三遍、又使文嫂兒催邀、午間只見林氏一頂大

轎一頂小轎跟了來、見了禮請西門慶拜見、問怎的三官

典藍氏又有隱見之分妙絕否則藍

娘子不來、林氏道、小兒不在家中、沒人拜畢下來止有何

氏來黃、氏亦來如何一齊端、寫又如何、起、花樣所以

千戶娘子直到晌午半日、來坐着四人大轎、一個家人

黃、氏不來、既使人猜、疑不定、父、是文字手垂心、所處也

媳婦坐小轎、跟隨排軍抬着衣箱、又是兩個青衣家人緊

扶着轎、到二門裏、總下轎、前邊鼓樂吹打迎接、吳月娘

姊妹迎至儀門首西門慶上西房放下簾來偷
 睨見這藍氏年約不止二十歲生長挑身材打扮的如

粉粧玉琢頭上珠翠堆滿鳳翹雙柳身穿大紅通袖五彩

粧花四獸麒麟袍兒繫着金鑲玉帶下襯着花錦藍裙

兩邊禁步叮嚀麝蘭撲鼻宛是瓶兒後身但見

儀容嬌媚體態輕盈姿性兒百伶百俐身段兒不短不

長細彎上兩道蛾眉直侵入鬢澗流上一雙鳳眼來往

楚人又是利害者嬌聲兒似囀日流管嫩腰兒似弄風楊柳

端的是綺羅隊裡生來却鳳臺華氣象珠翠叢中長大

那堪雅淡梳粧開遍海棠花也不問夜來多少飄殘楊

柳絮竟不知春意如何。麗句二十分手韻又與瓶兒嬌痴差勝輕移蓮步

有蓋珠仙子之風流款款。楚湘君似水月觀音之態度正

是。此花花解語比玉玉生香

這西門慶不見則已。一見魂飛天外。魄喪九霄。未曾體交

精魄先失。少頃月娘等迎接進入後堂相見。叙禮已畢。請

西門慶拜見。西門慶得了這一聲連忙整衣冠行禮。恍若

瓊林玉樹臨凡。神女巫山降下。極寫一時心蕩目搖躬身施禮。心搖

目蕩。不能禁止。拜見畢下來。月娘先請在捲棚內擺過花

然後大所吹打安席上坐。各依次序當下林太太上席。戲

文扮的是小天香。半夜朝元記。記名最耐人思唱了兩摺下來之

桂姐吳興兒鄭月兒洪四兒四個唱的上去彈唱燈詞西
 門慶在窓棚內自有吳大舅應伯爵謝希大常時節李銘
 吳惠鄭春三個小優兒彈唱飲酒不在下來大廳格子外
 往裡觀覷極力一寫爲
瓶兒虛對看官聽說明月不常圓彩雲容易
 散樂極悲生否極泰來自然之理西門慶但知爭名奪利
 縱意奢淫殊不知天道惡盈鬼錄來追死限臨頭點到晚
 夕堂中點起燈來小優兒彈唱還未到起更時分西門慶
 陪人坐的就在席上勦勦的打起睡來寫盡臨
死人伯爵便行
 令猜枚鬼混他說道哥你今日沒高興怎的只打睡西門
 慶道我昨日沒曾睡不知怎的今日只是沒精神要打睡

只見四個唱的下來伯爵叫洪四兒與鄭月兒兩個彈唱

吳銀兒與李桂姐遙酒正要在熱鬧處忽玳安來報王太

太與何老爹娘子起身了

一語驚醒睡魔

西門慶就下席來黑影

裡走到二門裡首偷看他上轎月娘衆人送出來前边天

井內看放烟火藍氏已換了大紅遍地金貂鼠皮襖

一皮兒

襖淘若干氣藍氏又

一皮襖然則旖旎藍虛同勾影耳

林太太是白綾襖兒貂鼠披

風帶着金釧玉珮家人打燈籠簇擁上轎而去這西門慶

正是餓眼將穿諺涎空燕恨不的就要成雙見藍氏去了

悄悄從夾道進來當時沒巧不成這姻緣會奏可霎作怪

來爵兒媳婦見堂客歇了正從後邊歸來開房門不想頂

樣安心已久雖然不及來旺妻宋氏風流也頗克得過第
 二百忙又爲惠達逼照然則藍氏乃今日瓶兒惠元又今
 日之朱氏惠元爲藍氏之替身宋氏豈非瓶兒之前車
 乎吾前言可知非謬作者至此猶双靚點出也于是乘着酒興兒双闔抱進他房
 中親嘴這老婆當初在王皇親家同是養主子被家人不
 忿襲間打發出來今日又撞着這個道路如何不從了一
 面就遞舌頭在西門慶口中兩個解衣褪褲就按在炕沿
 子上掇起腿來被西門慶就聳了個盡情滿意正是未曾
 得遇鶯娘面且把紅娘去解饜有詩爲証

灯月交光浸玉壺

分得清光照綠珠

骨段實然而且味珍歌去以對不請以請

午上慈路則來好西門雙鼓聲丁歸程都到五景木

面城數街通五西門雙口中兩面輪文路數百

念聖開休發出來今日又當養家師教眾眼目不

中縣教眾來發省候王王皇縣家向長養主于好奉人

係至北門外雙關路出山下吳家舊館興良双門路

平路直下可於路旁路下吳家舊館興良双門路

二日又來發省候王王皇縣家向長養主于好奉人

以安心于八路示以來此奉米丑風刺出點京

七十九回

此回乃一部大書之眼也看他白上文重和元年正月
月初一寫至此一日一日寫至初十今又寫至看灯
夫看灯夜樓上嘻笑固金蓮瓶兒皆在獅子街也今
必仍寫至此此地見報應之一絲不爽

此回總結財也二字利害故二八佳人一詩放於西
門泄精之時而積財積善之言放於西門一死之時
西門臨死囑敬濟之言寫盡痴人而許多帳本總示
人以財不中用死了帶不去也

吳神仙起先在周守備家言周者舟也分明撐宝筏

而相渡也今日在土地廟中雖有神仙其奈地府何
蓋深示人以及時行善悔則無及矣

孝哥必云西門轉世蓋作者苦心欲渡盡世人言雖
惡如西門至死不悟我猶欲化其來世又明言如西
門慶等惡人豈能望其省悟若是省悟除非來世也
寫西門一死其家中人上下一個不少然止覓凄凉
不似瓶兒熱鬧真是神化之筆

此回內卽寫李三來爵負恩賴批之事真是冷煖二
字中一絲也差不得

鳴字信義義故賢于崔然而春鵲亦不能久留矣現此

37
方知命名之妙觀反往張二官家去方知苗員外
童之意爲報喪帖勾魂帖也

寫伯爵止用愕然二字寫盡小人之心已寫盡後文
趙承張二官之意真是一筆當千萬筆用也

女婿斬衰泣杖其非礼爲何如乃反襯瓶兒死其奢
儉處更难堪也

精與更數也

文散神遠其非派爲何吸氏又縣難只玉其容
武承聖二宮之意直昇一筆當千萬筆也

寫而曾也則聖烈二字寫盡小八文心已寫盡
筆之意爲精爽也

太朕命呂之妙然又出聖二宮

西門慶貪慾喪命

吳月娘喪偶生兒

詞

人生南北如岐路大是世事悠上大等風絮大是造化

弄人無定據是番來是去古往今來也倒橫直豎上天

也眼見都如許嘆盡一篇招冤賦也○到如今空嗟前事功

名富貴何須慕坎止流行隨所寓玉堂金馬竹籬

茅舍總是傷心處右調青玉案

話說西門慶姦耍了來爵老婆復走到捲棚內陪吳大舅

應伯爵謝希大常時節飲酒荆綽制娘子張團練娘子喬

親家母崔親家母孟大姨吳大姑子段大姐坐了好一同
上罷元宵圓子方纔起身去了大姑子那日同吳舜臣媳
婦都家去了陳敬濟打發王皇親戲子二兩銀子唱錢酒
食官待出門只四個唱的併小優兒還在捲棚內彈唱過
酒伯爵向西門慶說道明日花大哥生日爲子虛哥你送
了札去不曾西門慶說道我早辰送過去了玳安道花大
舅頭裏使來定兒送請帖兒來了伯爵道哥你明日去不
去我好來會你西門慶道到明日看看再不你先去罷少頃
四個唱的後边去了李銘等上來彈唱那西門慶不住只
在椅子上打睡吳大舅道姐夫連日辛苦了罷上咱每處

時罷了是起身那西門慶又不肯只顧攔着留坐到二更
 時分纔散西門慶先打發四個唱的轎子去了。拏大鍾寶
 李銘等三人每人兩鍾酒與了六錢唱錢臨出門叫同李
 銘分付我十五日要請你周爺和你荆爺何老爹衆位。
 爲下文
 反觀 你早替我叫下四個唱的休要悞了李銘跪下稟
 問爹叫那四個西門慶道樊百家奴兒秦五芝兒前日何
 老爹那裏唱的一個馮金寶兒。
 便出 金寶并呂賽兒好反叫了
 來李銘應諾小的知道了磕了頭去了西門慶歸後邊月
 娘房裏來月娘告訴今日林太太與荆大人娘子好不喜
 歡坐到那咱晚纔去了酒席上再三謝我說蒙老爹扶持

但得好處不敢有忘在出月往淮上催債糧運去也又說

何大人娘子今日也吃了好些酒喜歡六姐又是癡兒我固云癡兒後

身也又跟到那邊花園山子上瞧了瞧今日各項也賞了許

多東西說畢西門慶就在上房歇了到半夜月娘做了一

夢天明告訴西門慶說道敢是我日裏看着他王太太穿

着大紅絨袍兒我黑夜就夢見你李大姐箱子內尋出一

件大紅絨袍兒與我穿在身上被潘六姐匹手奪了去披

在他身上教我就惱了說道他的皮襖你要的去穿了罷

了這件袍兒你又奪寫月娘利癡兒之財直至此處猶用隱筆寫其深心月娘其可恨哉他

使性兒把袍兒上身扯了一道大口子吃我大要喝貪心如國

和他罵嚷。上着就醒了。不想是南柯一夢。二夢西門慶

道不打緊。我到明日替你做一件穿就是了。自古夢是心

頭想到次日起來頭沉。嬾待往衙門中去梳頭淨面。穿上

衣裳走來前邊書房中坐的。只見王簫問如意兒擠了半

甌子。妳逕到書房與西門慶吃藥。西門慶正倚靠床上叫

王經替他打腿。王經見玉簫來就出去了。玉簫打發他吃

了藥。西門慶就使他拿了一對金鑲頭簪兒。四個烏銀戒

指兒。送到來爵媳婦子屋裏去。那玉簫明見主子使他幹

此營生。又似來旺媳婦子那一本帳。必用玉簫可想此處蓋為玉簫一總也夫

玉簫吹噓。連吹散金蓮花事已。連忙鑽頭覓縫袖的夫

第一奇書 七十九回 五

了送到了物事、還走來回西門慶話、說道收了、改日與爹
磕頭就峯回空甌子、見到上房去了、月娘叫小玉熬下粥、
約莫等到飯時、前後還不見進來、原來王經稍帶了他姐
姐王六兒一包兒物事、遞與西門慶瞧、就請西門慶往他
家去、西門慶打開紙包兒、却是老婆剪下的一柳黑簪、
光油上的青絲、用五色絨纏就了一個同心結、托兒用兩
根錦帶兒拴着、做的十分細巧、不如此不足以送死又一件是兩個
口的鴛央紫遍地金順袋兒、裡邊盛着瓜穰兒、西門慶觀
罷良久、滿心歡喜、遂把順袋放在書厨內、錦托兒褪於袖
中、正在凝思之際、忽見吳月娘驀地走來、掀開簾子、見他

倚在床上王經扒着替他打腿便說道你怎的只顧在前
 頭就不進去了屋裏擺下粥了你告我說你心裏怎的只
 是恁沒精神將待死西門在月娘眼中一照西門慶道不知怎的心中只
 是不耐煩害腿疼月娘道想必是春氣起了你吃了藥也
 等慢上來一面請到房中打發他吃粥因說道大節下你
 也打起精神兒來今日門外花大舅生日請你往那裡走
 走去再不叫將應二哥來同你坐上西門慶道他也不在
 與花大舅做生日去了你整治下酒菜兒等我往灯市鋪
 子內和他二舅坐上罷月娘道你騎馬去我叫丫鬟整理
 這西門慶一面分付玳安備馬王經跟隨穿上衣裳逕到

獅子街灯市裡來。

一部炎涼書屢次寫灯蓋以灯之熱無多時且尺屬虛花以比其炎熱不久也

但見灯市中車馬轟雷灯毬燦綵遊人如蟻十分熱鬧

太平時序好風催

羅綺爭馳聞錦迴

鰲山高聳青雲上

何處遊人不看來

西門慶看了回灯到房子門首下馬進入裏面坐下挑的

吳二舅賁四都來声喏門首買賣甚是興盛來昭妻一丈

青又早書房內籠下火拿茶吃了不一時吳月娘使琴童

見來安兒拿了兩方盒點心下飯菜蔬鋪內有南边帶來

豆酒打開一罈擺在樓上請吳二舅與賁四輪番吃酒樓

窗外就看見灯市來往人烟不斷吃至飯後時分西門慶

使王經對王六兒說去王六兒明見西門慶才進小巷
下春臺果盒酒肴等候西門慶分付來昭將這一桌酒菜
晚夕留着與二舅賁四在此上宿吃不消拿回家去了又
叫琴童提送一罈酒過王六兒這邊來西門慶于是騎馬
逕到他家婦人打扮迎接到明間內插燭也似磕了四個
頭西門慶道迭承你厚禮怎的兩次請你不去王六兒說
道爹倒說的好我家中再有誰來不知怎的這兩日只是
心裏不好茶飯兒也懶待吃做事沒入腳處西門慶道敢
是想你家老公婦人道我那里想他倒是見爹這一向不
來不知怎的怠慢着爹了爹把我網巾圈兒打靠後了只

怕另有个心上人兒了一語入賁四嫂總是醋味各行中皆有西門慶笑道

那里有這個理倒因家中節間擺酒忙了兩日婦人道說

昨日爹家中請堂客來西門慶道便是你大娘吃過人家

兩席節酒須得請人回席婦人道請了那几位堂客西門

慶便說某人某人從頭訴說一遍婦人道看灯酒兒只請

要緊的就不請俺每請兒西門慶道不打緊到明日十六

還有一席酒請你每衆夥計娘子走上去是必到跟前又

推故不去了婦人道娘若賞个帖兒來怎敢不去爲下文上紙受

辱作因前日他小大姐罵了申二姐教他好不抱怨說俺

每他那日原要不去來倒是俺每攔了引他去落後罵了

來好不在這裏哭個每飯沒書見東
 費心送了盒子并一兩銀子來安撫了他總罷了原來小
 大姐這等躁暴性子就是打狗也看主人面西門慶道你
 不知這小油嘴他好不撓達的性兒著緊把我也擦刮的
 眼直上的極力寫春梅也沒見他叫你唱你就唱个兒與他所
 罷了誰叫你不唱又說他來婦人道耶嚶耶嚶他對我說
 他几時說他來說小大姐走來指着臉子就罵起來在我
 這裏好不三行鼻涕兩行眼淚的哭我留他住了一夜總
 打發他去了說了一回丫頭拿茶吃了老馮婆子又走來
 與西門慶磕頭西門慶與了他約三四錢一塊銀子說道

從你娘沒了就不往我那裏走上去

傷心語蓋明點疑見夢中語爲下文黑影

作

婦人道沒他的主兒那裏着落倒常時來我這裏和我

做伴兒不一時請西門慶房中坐的間爹用了午飯不曾

西門慶道我早辰家中吃了些粥剛纔陪你二舅又吃了

兩個點心且不吃甚麼哩一面放桌兒安排上酒來婦人

令王經打開豆酒篩將上來陪西門慶做一處飲酒婦人

問道我稍來的那物件兒爹看見來都是奴旋剪下頂中

一溜頭髮親手做的管情爹見了愛西門慶道多謝你厚

情飲至半酣見房內無人西門慶袖中取出來套在龜身

下雨根錦帶兒扎在腰間用酒服下梵僧藥去

點明那婦

人用手搏弄弄得那話登時杳稜露腦橫筋皆見色若紫

肝數句與始服此銀托子和白紬帶子又不同西門慶按

婦人坐在懷內那話插進牝中在上面兩個一遞一口飲

酒晒舌頭頑笑與初會吃至掌燈馮媽上又做了些韭菜

猪肉餅兒拿上來婦人陪西門慶每人吃了兩個丫鬟收

下去兩個就在裡間煖炕上撩開錦幔解衣就寢婦人知

道西門慶好點着燈行房把燈臺移在裡間炕邊卓上一

面將牕門閉上澡牝乾淨脫了褲兒鑽在彼窩裏與西門

慶做一處相摟相抱睡了一回原來西門慶心中只想着

何千戶娘子藍氏慾情如火寫盡貪痴那話下分堅硬先令婦

人馬伏在下。那話放入後庭。花極力擗。擗了約二三百度。

擗。擗的屁股連声响。亮婦人用手在下揉着。心子自用。

妙情。可想口中叫達。上如流水。西門慶還不美意。又起來披上。

白綾小襖。坐在一隻枕頭上。令婦人仰臥。尋出兩條腳帶。

把婦人兩隻腳拴在兩邊。獲炕在兒上。與葡萄架遙對井泛然也賣了。

個金龍探爪。將那話放入牝中。少時沒稜露腦。淺抽深送。

恐婦人害冷。亦取紅綾短襦。蓋在他身上。這西門慶乘其。

酒興。把燈光挪近跟前。垂首翫其出入之勢。抽徹至首。復。

送至根。又數百回。婦人口中百般柔聲顫語。都叫將出來。

西門慶又取紅粉膏子。藥油。在龜頭上。懷進去。婦人陰。

麻癢不能當

與金蓮品玉文字政通對視是兩六兒一股技量方可死西門也

急令深入

兩相迎就這西門慶故作逗遛戲將龜頭濡提其牝口又

挑弄其花心不肯深入急的婦人淫津流出如蝸之吐涎

又與葡萄架作對

燈影裏見他兩隻白生上腿兒蹺在兩邊吊的

高高的

又與葡萄架遙對

一往一來一衝一撞

腿也

與不可遏因口

呼道淫婦你想我不想婦人道我怎麼不想達上只要你

松栢兒冬夏長青更好

映責四嫂却是後文

休要自遠日疎頑耍厭

了地奴來不理奴就想死罷了敢和誰說有誰知道就是

俺那王八來家我也不和他說想他恁在外邊做買賣有

錢他不曾養老婆的他肯推念我西門慶道我的兒你若

一心在我身上等他來家我爽利替他另娶一個你只長
遠等着我候了婦人道好這上等他來家好友替他娶了
一個罷或把我放在外頭或是招我到家去隨你心裏淫
婦爽利把不直錢的身子攥與達達罷無有個不依你的
故作滿話以西門慶道我知道兩個說話之間又幹勾兩
視喪命也

頓飯時方纔精洩解卸下婦人腳帶來撲在被窩內芷頭
交股醉眼朦朧一覺直睡到三更時分方起西門慶起來
穿衣淨手婦人開了房門叫丫鬟進來再添美饌復飲香
醪滿斟暖酒又陪西門慶吃了十數盃不覺醉上來絕點
茶漱口向袖中掏出一紙帖兒遞與婦人問甘歎計舖子

裏取一套衣服你穿隨你要甚花樣那婦人喜而謝了
 送出門王經打着燈籠玳安琴童籠着馬那時也有三更
 天氣陰雲密佈月色朦朧街市上人烟寂寂悶巷內犬吠
 盈耳打馬剛走到西首那石橋兒跟前忽然一陣旋風只
 見個黑影子從橋底下鑽出來向西門慶一撲那馬見了
 只一驚跳西門慶在馬上打了個冷戰寫得冷氣浸人子
 虛武大皆來矣好
 醉中把馬加了一鞭那馬搖了搖鬃玳安琴童兩個用力
 拉着嚼環收煞不住雲飛般望家奔將來直跑到家門首
 方止王經打着燈籠後邊跟不上西門慶下馬腿軟了被
 左右扶進逕往前邊潘金蓮房中來此這一來正是

失脫人家逢五道

濱冷餓鬼撞鍾馗

原來金蓮從後邊來還沒睡、渾衣倒在炕上等待西門慶

所見來了、連忙一碣碌扒起來

所爲鍾馗
番身也

向前替他接衣

服見他吃的酩酊大醉、也不敢問他西門慶一隻手搭伏

着他肩膀上、摟在懷裏口中喃喃說道小淫婦兒你

達達今日醉了收拾舖我睡也那婦人扶他上炕打發他

歇下那西門慶丟倒頭在炕上鼾睡如雷再搖也搖他不

醒然後婦人脫了衣裳鑽在被窩內慢慢用手腰裏摸他

那話猶如綿軟再沒些硬朗氣兒更不知在誰家來翻來

覆去怎禁那慾火燒身淫心蕩漾不住用手只顧捏弄蹲

下身子被高內替他百計品嘲只是不起急的婦人要不
 的妙因問西門慶和尚藥在那裏放着哩推了半日推醒
 了西門慶酩子裏罵道怪小淫婦只顧問怎的你又教達

達擺飾你你達今日願待動脾藥在我袖中金穿心盒兒
 內你拿來吃了有本事品弄的他起來是你造化那婦人
 便去袖內摸出穿心盒來打開裏面只剩下三四丸藥見

校完

這婦人取過燒酒壺來斟了一鍾酒自己吃了一丸還剩

下三丸恐怕力不效于不合萬不合拏燒酒都送到西門

慶口內醉了的人曉的甚麼合着眼只顧吃下去與武大

吃藥時

也一服那消一盞熱茶時藥力發作起來婦人將白綾帶子

拴在棍上

所以做白綾帶爲此處喪命用也

那話躍然而起婦人見他只

顧睡於是騎在他身上又取膏子藥安放馬眼內頂入牝

中只顧揉擦那話直抵苞花窩裏覺翁翁然渾身酥麻暢

美不可言又兩手據按舉股一起一坐

妙景可想又定好看

那話沒

稜露腦約一二百回初時滿滯次後淫水浸出稍沾滑落

西門慶繇着他撥弄只是不理

又寫西門

婦人情不能當以舌

親於西門慶口中兩手搜着他脖項極力揉擦右左俱擦

八字寫盡所爲翻來復去橫冲直豎也

塵柄盡沒至根止剩二卵在外用手

摸之美不可言淫水隨拭隨出此時三鼓凡五換婦人

一連丟了兩次西門慶只是不洩或頭越發張的猶如炭

火一般害絕脈的慌令婦人把根下帶子去了還發脹不

然則婦人上固造化也

令婦人用口吮之這婦人扒伏在他身上用

朱唇吞裏其龜頭只顧往來不已又勒勾約一頓飯時婦人

又造化也

那管中之精猛然一股冒將出來猶水銀之瀉筒中

相似忙用口接嚥不及只顧流將出來初時還是精液往

後盡是血水出來再無箇收救西門慶已昏迷去四肢不

收婦人也慌了急取紅囊與他吃下去精盡繼之以血上

盡出其冷氣而已

此武大何如看其翡翠軒葡萄架諸樣亦須看此等樣子

良久方止

婦人慌做一團便攬着西門慶問道我的哥哥你心裏覺

怎麼的西門慶甦醒了一個方言我頭目森然莫知所

以金蓮問你今日怎的流出這許多來更不說他用的藥
多了看官聽說一已情慾有限天下色慾無窮二句又曰
暗慾深者其生机淺道盡又二句西門慶只知貪淫樂色更不
知油枯燈滅髓竭人亡正是起頭所說

二八佳人體似酥

个色字方結

絕同一千

雖然不見人頭落

暗裏教君骨髓枯

大章法

元與舞罷歌扇
腰間仗劍斬愚夫

一宿晚景題過到次日清早辰西門慶起來梳頭忽然一

陣昏暈望前一頭搶將去早被春梅雙手扶住不曾跌着

磕傷了頭臉在椅子上坐了半日方纔回過來好色者慌

的金蓮連忙問道只怕你空心虛弱且坐着吃些甚麼兒

看出去也不遲一面使秋菊後邊取粥來與你爹吃

菊走到後邊厨下問雪娥熬的粥怎麼了爹如此這般今
 早起來害頭暈跌了一交如今要吃粥哩不想被月娘听
 見叫了秋菊問其端的秋菊悉把西門慶梳頭頭暈跌倒
 之事告訴一遍月娘不聽便了聽了竟飛天外魄散九霄
 一面分付雪娥快熬粥一面走來金蓮房中看視見西門
 慶坐在椅子上問道你今日怎的頭暈西門慶道我不知
 怎的剛纔就頭暈起來金蓮道早時我和春梅在跟前扶
 住了不然好輕身子兒這一交和你善哩不是卿與春梅
 或者此一交
 殺人而理之日非我
 誰其理之也一笑
 月娘道敢是你昨日來家曉了酒多

了頭沉金蓮道昨日往誰家吃酒那咱晚纔來心虛月娘

道他昨日和他二舅在舖子裏吃酒來語不一時雪娥熬了

粥叫春梅拿着打發西門慶吃那西門慶拿起粥來只吃

了半盃兒懶待吃就放下了月娘道你心裏覺怎的西門

慶道我不怎麼只是身子虛弱七的懶待動旦月娘道你

今日不往衙門中去罷西門慶道我不去了消一回我往

前边看着姑夫寫帖兒十五日請周菊軒荆南蘭何大人

衆宮容吃酒寫不知死月娘道你今日還沒吃藥取妳來

把那藥再吃上一服是你連日着辛苦勞碌了一面

悔問如意兒擠了妳來前鏡台春色湧泉之精只消用盞

受得此一日妳痴人須想

兒盛着叫西門慶吃了藥起身往前邊去。如面春極扶

剛走到花園角門首覺眼便黑了身子是是蕩蕩做不的

主兒只要倒春梅又扶回來了月娘道依我且歇兩日兒

請人也罷了那裏在乎這一時且在屋裏將息兩日兒不

出去罷因說你心裏要吃甚麼我往後邊做來與你吃西

門慶道我心裏不想吃月娘到後邊從新又審問金蓮他

昨日來家醉不醉再沒曾吃酒與你行甚麼事金蓮聽了

恨不的生出幾個口來說一千個沒有。此所為殺人不見

傷病物蹤五如七你沒的說他那咱晚來了醉的行禮兒

也沒顧的還問我要燒酒吃。妙是虛心教我拏茶當酒與

他吃或者將酒當茶將色當飯只說沒了酒、好上打發他睡了、自從姐

上那等說了誰和他有甚事來、倒沒的羞人子刺上的、倒

只怕別處外邊有了事來、俺每不知道、若說家裏可是沒

絲毫事兒、活是金蓮比對武二月娘和玉樓都坐在一處、

一面叫了玳安、琴童兩個、到跟前審問他、你爹昨日在那

里吃酒來、你實說便罷、不然有一差二錯、就在你這、

因根子身上、那玳安咬定牙、只說獅子街和二舅賁四吃

酒、再沒往那里去、妙活是玳安比何九落後叫將吳二舅來問

他、二舅道、姐夫只陪俺每吃了沒多大回酒、就起身往別

處去了、這吳月娘聽了、心中大怒、待二舅去了、把玳安

童雋力數罵了一遍要打他二人二人慌了方纔說出
 日在韓道國老婆家吃酒來那潘金蓮得不的一聲就來
 了、總用飛舞之筆寫一金蓮蓋寫說道姐上剛纔就埋怨
 殺人之金蓮不得不飛舞也
 起俺每來正是冤殺旁人笑殺賊俺每人人有面樹上有
 皮姐上那等說來莫不俺每成日把這件事放在頭裏又
 是金蓮不特妾婦如此天下如此說昧心語者又道姐上
 豈少也哉欺父欺君當同此類也可恨可恨
 你再問這兩個囚根子前日你往何子戶家吃酒他爹也
 是那咱時分纔來不知在誰家來誰家一個拜年拜到那
 咱晚玳安又恐怕琴童說出來隱瞞不住遂把私通林太
 太之事備說一遍月娘方纔信又說道真道叫我拿帖兒

請他、我還說人生面不熟、他不肯來、怎知和他有連手、我
說恁大年紀、描眉畫髻、搽的那臉、倒像膩抹兒抹的一般、
乾淨是個老浪貨、玉樓道、姐上沒見一個兒子、也長恁大
大兒、娘母還幹這個營生、忍不住嫁了個漢子、也休要出
這個醜、金蓮道、那老淫婦、有甚麼廉耻、金蓮一味推人遂忘忌諱月娘
道、我只說他決不來、誰想他浪擲着來了、金蓮道、這個姐
姐、纔顯出個皂白來了、純是飛舞之筆、寫得金蓮活跳方是活、金蓮方可殺人像韓
道國家、這個淫婦、姐上還嗔我罵他乾淨、一家子都養漢、
是個明王八、把個王八羔子、也裁派將來、早晚好做勾使、
鬼月娘道、王三官兒、娘、你还罵他老淫婦、他說你從小兒

他家使喚來不快金蓮處上有成心處那金蓮不
 便罷了把臉掣耳朶帶脖子都紅了用筆刻甚便罵道汗邪
 了那賊老淫婦我平白在他家做甚麼口強辟劣爲後文
 還是我姨娘在他家緊隔壁住他家有個花園俺每小時
 在俺姨娘家往常過去和他家伴姑兒耍子就說我在他
 家來我認的他是誰也是個張眼露睛的老淫婦月娘道
 你看那嘴頭子人和你說話你罵他是撒潑後語那金蓮一声
 兒就不言語了一路寫金蓮總是與月娘對頭不着声色俱出
 做了些水角兒拿了前邊與西門慶吃正走到儀門首只
 見平安兒逕直往花園中走被月娘叫住問道你做甚麼

平安兒道李銘叫了四個唱的十五日擺酒因來回話問
擺的成擺不成我說未發帖兒哩他不信叫我進來稟參
月娘罵道怪賊奴才還擺甚麼酒問甚麼還同那王八
去哩還來稟參娘哩把平安兒罵的往外金命水命去了
月娘走到金蓮房中看着西門慶只吃了三四个水角兒
就不吃了因說道李銘來回唱的教我回倒他改日子了
他去了西門慶點頭兒西門慶只望一兩日好些出來誰
知過了一夜到次日内边虛陽腫脹不便處發出紅瘰來
連腎囊都腫的明滴溜如茄子大但溺尿上管中猶如刀
子掣的一般溺一遭疼一遭

此奢稜露腦何如比

泄如注又何如 外边排

軍伴當備下馬伺候。還等西門慶往衙門裏大發放。不想
又添出這樣症候來。月娘道：「你依我拏帖兒回。了何大人
在家調理兩日。兒不去罷。你身子恁虛弱。趁早使小廝請
了任醫官教瞧。上你吃他兩帖藥過來。你要只顧耽着不
是事。你偌大的身量。兩日通沒大好吃甚麼兒。如何禁的。」
那西門慶只是不肯吐口。兒請太醫。只說我不妨事。過兩
日好了。我還出去。雖故差人拿帖兒送假牌往衙門裏去。
在床上睡着。只是急躁。沒好氣。應伯爵打听得。走來看
他。西門慶請至金蓮房中坐的。伯爵聲喏道：「前日打攪哥
不知哥心中不好。嗔道花大舅那里不去。西門慶道：「我心

中若好時也去了。不知怎的懶待動旦。伯爵道哥你如今
心內怎樣的。西門慶道不怎的。只是有些頭暈起來身子
軟走不的。伯爵道我見你面容發紅色只怕是火教人看
來不曾。西門慶道房下說請任后溪來看我。上說又沒甚
大病。怎好請他的。伯爵道哥你這個就差了。還請他來看
看怎的說吃兩貼藥散開這火就好了。春氣起人都是這
等痰火一發。舉發昨日李銘撞見我。淡上接來說你使他叫唱
的。今日請人擺酒說你心中不好。改下日子把我說了一
跳。西門一息尚存伯爵猶一我今日繼來看哥。西門慶道
絲不走滿身滿口奉承也我今日連衙門中拜牌也沒去送假牌去了。伯爵道可知

去不的大調理兩日兒出門吃用。又道我去罷。再來看。
 李桂姐會了吳銀兒也要來看。你哩。西門慶道：你吃了飯
 去。伯爵道：我一些不吃。楊長出去。了。西門慶于是使琴童
 往門外請了任醫官來進房中診了脉。說道：老先生此貴
 恙。乃虛火上炎。腎水下竭。不能既濟。此乃是脫陽之症。須
 是補其陰虛。方纔好得。此句出在醫之口。尚是人醫。不是獸醫也。說畢作辭起
 身去了。一面封了五錢銀子。討將藥來吃了。止住了頭暈。
上火可清下身子依舊還軟。起不來。下邊腎囊越發種痛。
水難生也。比一泄如。
 溺尿甚難。注何如。到後晌時分。李桂姐吳銀兒坐轎子
 來看。每人兩個盒子。進房與西門慶磕頭。說道：爹怎的心

裏不自在西門慶道你姐兒兩個自恁來看上便了如何

又費心買禮兒因說道我今年不知怎的痰火發的重些

桂姐道還是爹這節間酒吃的多了清潔他兩日兒就好

了坐了一回走到李瓶兒那邊屋裏與月娘衆人見節請

到後邊擺茶畢又走來到前邊陪西門慶坐的說話兒只

見伯爵又陪了謝希大常時節來望西門慶叫玉簫攬扶

他起來坐的留他三人在房內放桌兒吃酒謝希大道哥

用了些粥不曾玉簫把頭扭着不答應

爲玉簫一結蓋至此玉簫聲咽卽陽

關調亦不能成聲也西門慶道我還沒吃粥嚥不下去希大道拏粥

等俺每陪哥吃些粥兒还好不一時拿將粥來西門慶拿

起粥來只扒了半盞兒就吃不下了月娘和李桂姐吳銀
兒都在李瓶兒那邊坐的伯爵問道李桂姐與銀姐來了
怎的不見西門慶道在那邊坐的伯爵因令來安兒你請
過來唱一套兒與你爹听此時衆人俱不以西門死爲意也吳月娘恐怕

西門慶不耐煩攔着只說吃酒哩不叫過來衆人吃了一
回酒說道哥你陪着俺每坐只怕勞碌着你俺每去了你
自在側上兒罷西門慶道起動列位挂心三人于是作辭
去了應伯爵走出小院門叫玳安過來分付你爹对你大娘
說你就說應二爹說來你爹面土變色有些滯氣不好早
尋人看他六街上胡太醫最治的好痰火何不使人請他

看七休要耽遲了，玳安不敢怠慢，走來告訴月娘。月娘慌
進房來，對西門慶說。方纔應二哥對小廝說，大街上胡太
医看的痰火好，你何不請他來看七。你西門慶道：「胡太医
前番看李大姐不濟，又請他，一筆使瓶兒與西門死處一總月娘道：「藥医
不死病，佛度有緣人。看他不濟，只怕你有緣，吃了他的藥
兒好了。」是的。西門慶道：「也罷，你請他去。」不一時，使棋童兒
請了胡太医來，適存琴大舅來看，陪他到房中看了脉，對
吳陳敬濟說：「老爹是个下部蘊毒，若久而不治，卒成
癰之疾。」所以云胡說也廼是忍便行房，又封了五星藥金，討將
藥來吃下去，如石沉大海一般，反一湧不出來。乃武大討月

利錢者

娘慌了打發桂姐吳銀兒去了又請何老人兒子何春泉
 來看又說是癰閉便毒一團膀胱邪火趕到這下邊四
 肢經絡中又有濕痰流聚以致心腎不交封了五錢藥金
 討將藥來越發弄的虛陽舉發塵垢如鐵晝夜不倒此梵僧藥
 何如潘金蓮晚夕不啻好友還騎在他身上倒澆蠟燭撥弄
 死而復甦者數次明林春泉之惠多多矣到次日何千戶要來望先
 使人來說月娘便對西門慶道何大人要來看你我扶你
 往後邊去罷這邊隔二牆三將一部金瓶梅三人居住花園只用此四字一點不堪之
 西門慶點頭見于是月娘替他穿上
 暖衣和金蓮肩搭搗扶着方離了金蓮房往後邊上房鋪

下被褥高枕安頓他在明間炕上坐的房中收拾乾淨焚
下香不一時何千戶來到陳敬濟請他到于後邊臥房看
見西門慶坐在病榻上說道長官我不敢作揖因問貴恙
覺好些西門慶告訴上边火倒退下了只是下边腫毒常
不的何千戶道此係便毒我學生有一相識在東昌府採
親昨日新到舍下乃是山西汾州人氏姓刘號橘齋年半
百極看的好瘡毒我就使人請他來看看長官貴恙西門
慶道多承長官費心我這裏就差人請去何千戶吃畢茶
說道長官你耐煩保重衙門中事我每日委答應的遞事
件與你不消掛意西門慶舉手道只是有勞長官了作辭

出門西門慶這裏隨即差玳安拿帖兒同何家人請了這
劉橘齋來看了脉并不便處連忙上了藥又封一貼煎藥
來西門慶答賀了一疋杭州絹一兩銀子吃了他頭一盞
藥還不見動靜那日不想鄭愛月兒送了一盒鴿子雞兒
猶是典陽妙一盒菓餅頂皮酥坐轎子來看進門與西門
慶磕頭說道不知道爹不好桂姐和銀姐好人兒不對我
說声兒兩個就先來了看的爹遲了休怪西門慶道不遲
又起動你費心又買禮來愛月兒笑道甚麼大禮惶恐因
說爹清減的怎樣的每日飲饌也用些兒月娘道用的倒
好了吃不多兒今日早晨只吃了些粥湯兒剛纔太醫看

了去了、愛月兒道、娘你分付姐、把鴿子雛兒、頓爛一個兒、
來等我、勸爹進些粥兒、你老人家不吃、恁偌大身量一家、
子金山也似、靠着你却、怎麼樣兒的、月娘道、他只害心口、
內攔着吃、不下去、愛月兒道、爹你依我說、把這飲饌兒、就、
懶待吃、須也強吃些兒、怕怎的人、無根本水食爲命、終須、
用的有、杜撰些兒、不然、越發淘淥的身子、空虛了、不一時、
頓爛了鴿子雛兒、小王拿粥上來、十香甜醬瓜茄、粳粟米、
粥兒、這鄭月兒跳上炕去、用盞兒托着、跪在西門慶身邊、
一口口喂他、強打着精神、只吃了上半盞兒、揀了兩筋兒、
鴿子雛兒、在口內、就搖頭兒不吃了、愛月兒道、一來也是、

藥二來還虧我勸爹却怎的也進了些飲饌兒玉簫道爹
每常也吃不似今日月姐來勸着吃的多些月娘一面擺
茶與愛月兒吃臨晚管待酒饌與了他五錢銀子打發他
家去愛月兒臨出門又與西門慶磕頭說道爹你耐煩將
息兩日兒我再來看你

寫月兒與衆人不
同是新得寵者

比及到晚夕西

門慶又吃了劉橘齋第二貼藥遍身疼痛叫了一夜到五
更時分那不便處腎囊脹破了流了一灘鮮血龜頭上又
生出疔瘡來流黃水不止

或者有新
紅膏在內

西門慶不覺昏迷過

去月娘衆人慌了都守着看視見吃藥不効一面請了劉

婆子在前邊捲棚內與西門慶點人燈跳神

映月

一面又

使小厮往周守備家內訪問吳神仙在那里請他來看因

他原相西門慶今年有嘔血流膿之灾骨瘦形衰之病賁

四說也不消問周老爹宅內去如今吳神仙見在門外土

地廟前

起以玉皇廟歸宿于土地廟爲熱字結煞

出着個封肆兒又行醫又賣

卦人請他不爭利物就去看治月娘連忙就使琴童把這

吳神仙請將來進房看了西門慶不似往時形容消減病

體懨懨勤着手帕在於臥榻先診了脉息說道官人乃是

酒色過度腎水竭虛太極邪火聚于慾海病在膏肓難以

治療

一部結

以此吾有詩八句說與你所只因他

醉飽行房恋女娥

精神血脉暗消磨

遺精溺血與白濁

燈盞油乾腎水枯

當時祇恨歡娛少

今日翻爲疾病多

玉山自倒非人力

總是盧醫怎奈何

月娘見他說治不的了道既下藥不好先生看他命運如何吳神仙掐指尋紋打筭西門慶八字說道屬虎的丙寅年戊申月壬午日丙辰時今年戊戌流年三十三歲筭命見行癸亥運雖然是火土傷官今年戊上來克于水正月又是戊寅月三戌冲辰怎麼當的雖發財發福難保壽源二句妙絕壽源有難保財福何用有四句斷語不好說道

命犯災星必主低

身輕煞重有災危

時日若逢真太歲

就是神仙也皺眉

月娘道命又不好請問先生還有解麼神仙道白虎當頭
喪門坐命神仙也無解太歲也難推造物已定神鬼莫移
月娘只得拿了一疋布謝了神仙打發出門月娘見求神
問卜皆有凶無吉心中慌了到晚夕天井內焚香對天發
愿許下兒夫好了要往泰安州頂上與娘娘進香掛袍三
年孟玉樓又許下逢七拜斗獨金蓮與李嬌兒不許愿心
一筆將一部金蓮西門慶自覺身體沉重要便發昏過去
貶到與妓者一樣是臨死
眼前看見花子虛武大在他跟前站立問他討債是臨死
雖回首同又不肯告人說只叫人廝守着他見月娘不布

跟前一手拉着潘金蓮

必待月娘不在家時
知月娘不相容也

心中捨他

的滿眼落淚說道我的冤家我死後你姐妹們好好守着

我的靈休要失散了

與分香賣履
一樣痴景

那金蓮亦悲不自勝說

道我的哥哥只怕人不肯容我

是撒潑
後心事

西門慶道等他來

等我和他說不一時吳月娘進來見他二人哭的眼紅

的便道我的哥哥你有甚話對奴說幾句兒也是我和你

做夫妻一場

是不能容金蓮情
景言下已深恨矣

西門慶听了不覺哽咽哭

不出聲來

又照瓶兒死時囑人光景曾
几何時受囑者亦囑人矣

說道我竟自家好

生不濟有兩句遺言和你說我死後你若生下一男半女

你姊妹好好待着一處居住休要失散了惹人笑話

千古

鄰人同聲一哭

指着金蓮說六兒從前的事你耽待他罷說畢

可知

撒發一事作者曲上寫出

蓋爲後死金蓮之媒也 那月娘不覓桃花臉上滾下珍

珠來放声大哭悲慟不止

絕無一言其恨可知蓋愈囑而月娘愈醋矣

西門慶

囑付了吳月娘

陳敬濟叫到跟前說道姐夫我養兒

靠兒無兒靠婿

反刺後文寫盡生死若極

姐夫就是我的親兒一般

姓奸

同前茫然

我自失如此我若有些山高水低你發送了我入土

囑敬濟如此

好歹一家一計幫扶着你娘兒每過日子休要教人笑話

囑敬濟

又如此又分付我死後段子鋪是五萬銀子本錢有你喬

親家爹那邊多少本利都我與他教傳夥計把貨賣一宗

交一宗休要開了

結段子鋪五萬兩

賣四絨線鋪本銀六千五百

兩千五百兩
吳二舅細絨舖是五千兩
結細絨舖
都賣

盡了貨物收了來家又李三討了批來也不消做了叫你

應二叔拿了別人家做去罷李三黃四身上還欠五百兩

本錢一百五十兩利錢未算
連利六百五十兩
討來發送我你只

和傅夥計守着家門這兩個舖子罷印子舖占用銀二萬

兩
結印子舖
生藥舖五千兩
結生藥舖
韓夥計來保松江

船上四千兩
四千兩
開了河你早起身往下边接般去接了

來家賣了銀子交進來你娘兒每盤纏
已算定道國之拐此處見西門老好

與敬濟不經
前边劉學官還少我二百兩
二百兩
華主簿少

我五十兩
五十兩
門外徐四舖內還欠我本利三百四十兩

三百四十兩以上共計八萬七千七百四十兩然則西都門氏之富亦不過十萬餘耳遂造如此之孽吁可畏哉者有合同見在上緊使人催去到日後對門并獅子街兩處

房子都賣了罷只怕你娘兒們顧攬不過來

豈知顧攬不過娘兒們來

可嘆說畢哽上咽上的哭了

好雄末路同此一付眼淚

陳敬濟道爹囑

付兒子都知道了不一時傳夥計甘夥計吳二舅賈四崔

本都進來看視問安西門慶一一都分付了一遍衆人都

道你老人家寬心不妨事一日來門安看者也有許多

猶是

場中餘熟

見西門慶不好的沉重皆嗟嘆而去過了兩日月娘

痴心只指望西門慶还好誰知天數造定三十三歲而去

老陽之數剝削已盡一十九孝哥幸而頑菓猶存亦見天命民謫不以惡人而滅

至子正月二十一日

明興而陰晦除君子進而小人死矣

五更時分相火燒身變出風來聲若牛吼一般喘息了半夜疾到巳牌時分嗚呼哀哉斷氣身亡正是三寸氣在于般用一日無常萬事休古人有幾句格言說得好

爲人多積善不可多積財積善成好人積財惹禍胎石

崇當日富難免殺身災鄧通飢餓死錢山何用哉今人

非古凡心地不明白只說積財好反笑積善呆多少有

錢者臨了沒棺材

此數語與醉飽行房一往相對彼是結色此是結財章法并非與開講一

詩四成語相對而二入佳人一絕又自與舞裙歌扇一絕前後板排又是一般章法共成參差錯位之致

原來西門慶一倒頭棺材尚未曾預備

一句點醒 多少愚人 慌的吳

第一奇書

七十九回

廿七

月娘叫了吳二舅與賁四到跟前開了箱子拿出四錠元寶叫他兩個看材板去剛纔打發去了不防忽一陣就害肚裏疼急撲進去床上倒下就昏暈不省人事孟玉樓與潘金蓮孫雪娥都在那邊屋裏七手八腳替西門慶戴唐巾裝柳穿衣服忽所見小玉來說俺娘跌倒在床上慌的玉樓李嬌兒就來問視月娘手按着害肚內疼就知道決撒了玉樓叫李嬌兒守着月娘他就來使小廝快請蔡老娘去

玉樓寔終始諸人

李嬌兒又使玉簫前邊叫如意兒來此及

玉樓回到上房裏面不見了李嬌兒原來李嬌兒趕月娘

昏沉房內無人箱子開着暗暗拿了五錠元寶往他屋裏

去了手中拏將一搭紙見了玉樓月說尋不見草紙我往
 房裏尋草紙去來那玉樓也不留心且守着月娘拏楊子
 伺候見月娘看上疼的緊了不一時蔡老娘到了登時生
 下一個孩兒來這屋裏裝柳西門慶停當用肉纏沒氣兒
 一句緊接所以必孝哥爲西門化合家大小放聲號哭起
 身所以分明官哥爲子虛化身也
 來蔡老娘收裏孩兒剪去臍帶煎定心湯與月娘吃了扶
 月娘煖炕上坐的月娘與了蔡老娘三兩銀子蔡老娘嫌
 少說道養那位哥兒賞了我多少還與我多少便了休說
 這位哥兒是大娘生養的月娘道比不得當時有當家的
 老爹在此一句冷字起如今沒了老爹將就收了罷待造

三來再與你一兩就是了那蔡老娘道還賞我一套衣服
兒罷拜謝去了月娘甦醒過來看見箱子大開着便罵玉
簫賊臭肉我便昏了你也昏了箱子大開着恁亂烘烘人
走就不說鎖上兒玉簫道我只說娘鎖了箱子就不曾看
見于是取鎖來鎖玉樓見月娘多心就不肯在他屋裏走
出对着金蓮說原來大姐上恁樣的死了漢子頭一日就
防範起人來了玉樓已殊不知李嬌兒已偷了五定元寶
往屋裏去了當下吳二舅賁四往尚推官家買了一付棺
材板來叫匠人解鋸成槨衆小廝把西門慶抬出停當在
大廝上請了陰陽徐先生來批書不一時吳大舅也來了

吳二舅舉夥計都在前所熱亂收灯捲盡蓋上紙被設放
 香灯几席來安兒專一打磬徐先生看了手說道正辰時
 斷氣合家都不犯囚煞請問月娘三日大殮擇二月十六
 被土三十出殯有四七多日子一面管待徐先生去了差
 人各處報喪交牌印往何千戶家去家中披孝搭棚俱不
 必細說到三日諸僧人念倒頭經挑出紙錢去合家大小
 都披麻帶孝女婿陳敬濟斬衰泣杖亦非靈前还礼月娘
 在暗房中出不來李嬌兒與玉樓陪待堂客潘金蓮管理
 庫房收祭桌孫雪娥率領家人媳婦在厨下打發各項人
 茶飯傳夥計吳二舅管帳賁四管孝帳來典管厨吳大舅

與甘夥計陪待人客。一樣諸人辦事只資敘蔡老娘來洗

得冷淡之其真是史筆

了三月娘與了一套細絹衣裳打發去了就把孩子起名。

叫老哥兒。未免送些喜麵親隣與衆街坊隣舍都說西門

慶大官人正頭娘子生了一個喜生兒子就與老子同日

同時一頭斷氣一頭生兒世間有這等蹊蹺古怪事不說

衆人理亂這庄事且說應伯爵聞知西門慶沒了走來吊

孝哭泣哭了一回與大舅二舅正在捲棚內看着與西門

慶傳影伯爵走來與衆人見禮說道可傷做夢不知哥沒

了。做夢反知要請月娘拜見與大舅便道舍妹暗房出不

挺兒死

來如此這般就是同日添了个姪兒伯爵愕然道二字有

這等事也罷也罷哥有了个後代這家當有了主兒了則然
此時無子則奈何落後陳敬濟穿着一身重孝走來與伯爵磕頭

伯爵道姐夫姐夫煩惱你爹沒了你娘兒每是死水兒了

家中凡事要你仔細有事不可自家專請問你二位老舅

主張不該我說你年幼事体還不大十分歷練一結窺盡敬濟底理

吳大舅道二哥你沒的說我自也有公事不得閒見有他

娘在又見大舅底裡人情如此伯爵道好大舅雖故有嫂子外边事怎

麼理的還是老舅主張自古沒舅不生沒舅不長一个親

娘舅比不的別人你老人家就是个都根主兒再有誰大

止薛嫂說楊姑娘何如前伯爵幫吳大因問道有了發

舅說大巡情非此語平方知篇文之妙

引日期沒有吳大舅道擇二月十六日破土三十日出殯
也在四七之外不一時徐先生來到祭告入殮將西門慶
裝入棺材內用長命丁釘了安放停當題了名旌誥封武
畧將軍西門公之柩帥上叙來一事不
少却冷落之甚那日何千戶來吊
孝灵前拜畢吳大舅與伯爵陪侍吃茶問了發引的日期
何千戶分付手下該班排軍原答應的一个也不許動都
在這裏伺候直過發引之後方許回衙門當差又委兩名
節級管領如有違悞呈來重治又對吳大舅說如有外边
人拖欠銀兩不还者老舅只顧說來學生卽行追治古道
爲首

門素言旅帳一映
又伙下文春鴻也

吊孝畢到衙門裏一面行文開缺申報

東京本衛去了話分兩頭却說來爵春鴻同李三一日到
 兗州察院投下了書札宋御史見西門慶書上要討吉器
 批文一節說道你早來一步便好昨日已都派下各府買
 辦去了尋思間又見西門慶書中封着金葉十兩又不好
 違阻了的便留下春暢來爵李三在公廨駐劄隨郎差快
 手拿牌趕回東平府批文來封回與春鴻書中一封鴻雁
人眼淚又與了一兩路費方取路回清河縣往返十日光
盈把景禍福迅速走進城就聞得路上人說西門大官人死了
一至于此今日三日家中念經做齋哩這李三就心生奸計路上說
 念來爵春鴻將此批文按下只說宋老爺沒與來咱每都

投到大街張二老爹那裏去罷你二人不去我每人與你

十兩銀子到家隱住不拏出來就是了

曲盡人情却是眼前恒事

那來

爵見財物倒也肯了只春鴻不肯口裏含糊應諾到家見

門首挑着紙錢僧人做道場親朋吊喪者不計其數這李

三就分路回家去了來爵春鴻見吳大舅陳敬濟磕了頭

問討的批文如何怎的李三不來那來爵欲說不曾這春

鴻把宋御史書連批都拿出來遞與大舅怒把李三路上

與的十兩銀子說的言語如此這般叫他隱下休拿出來

同他投往張二官家去小的乍敢忘恩負義

直強尚員外徑奔

家來吳大舅一面走到後邊告訴那娘這小的兒就是

以知恩由而李三這厮短命見姐夫沒了儿口就這等
壞心因把這件事就對應伯爵說

是大舅老作
用人情如此李智黃四

借契上本利還欠六百五十兩銀子

趁着剛纔何大人分

付把這件事寫紙狀子呈到衙門裏叫他替俺追

這銀子來發送姐夫他同察問自恁要做分上這些事兒莫道

不依伯爵慳了說道李三却不該行此事老舅快休動意

人情又等我和他說罷于是走到李三家請了黃四來一

較說道你不該先把銀子遞與小厮倒做了官手狐

狸打不成倒惹了一屁股臊如今恁般恁般要拿文書提
所告你每哩常言道官之相護何况又同察之間你等

怎抵闔的他過依我。不如悄送二十兩銀子與吳大舅。

只當交州府幹子事來了。我听得說這宗錢糧他家已是不做了。把這批文難得掣出來。咱投張二官那裏去罷。你每二人再湊得二百兩。少了也拿不出來。再備辦一張祭桌。一者祭奠大官人。二者交這銀子與他。另立一紙欠結。你往後有了買賣。慢上還他。就是了。這今一舉兩得。又不失了人情。有个始終。黃四道你說的是。李二哥你幹事忒慌速了些。真个到晚夕。黃四同伯爵送了二十兩銀子到吳大舅家。如此這般討批文一節。累老舅張主張主。這吳大舅已所見他妹子說。不做錢糧。何況又黑眼見了日晃。

銀子如何不見承於是收了銀子

人情又如此一路寫來令人不禁泥

到次日季智黃四備了一張插桌猪首三牲一百兩銀子

來與西門慶祭奠吳大舅對月娘說了拏出舊文書從新

另立了四百兩一紙欠帖饒了他五十兩餘者叫他做上

買賣陸續交還把批文交付與伯爵手內同在張二官處

合夥上納錢糧去了

人情又如此

不在話下正是金逢火煉方

知色人與財交便見人心

止



吾人與規矩
對見心

金銀土器焚燒法
不入部又
不并請
不具金銀土

漢文日本書



